



文白对照  
四库全书精华

集部  
·  
柳宗元  
诗文集

(下)

李 雯 瑶 主 编

## 目摇摇录

柳宗元文集卷二十	员
铭杂题	员
井铭并序	员
舜禹之事	猿
谤谣誉	苑
鞭谣贾	圆
柳宗元文集卷二十一	员源
题谣序	员源
杨评事文集后序	员源
柳宗元文集卷二十二	员愿
序	员愿
送宁独孤书记赴辟命序	员愿
柳宗元文集卷二十三	员圆
序谣别	员圆
送薛存义之任序	员圆
柳宗元文集卷二十四	员猿
序	员猿
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	员猿
愚溪诗序	员缘
序谣棋	员愿
柳宗元文集卷二十五	猿圆
序	猿圆

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 .....	獮
柳宗元文集卷二十六 .....	獮
记官署 .....	獮
全义县复北门记 .....	獮
柳宗元文集卷二十七 .....	獮
记亭池 .....	獮
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 .....	獮
零陵三亭记 .....	獮
柳宗元文集卷二十八 .....	灏
记祠庙 .....	灏
零陵郡复乳穴记 .....	灏
永州龙兴寺息壤记 .....	灏
永州龙兴寺东丘记 .....	灏
永州龙兴寺西轩记 .....	灏
永州铁炉步志 .....	缘
柳宗元文集卷二十九 .....	缘
记山水 .....	缘
游黄溪记 .....	缘
始得西山宴游记 .....	缘
钴姆潭记 .....	缘
钴姆潭西小丘记 .....	远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	远
袁家渴记 .....	远
石渠记 .....	远
石涧记 .....	远
小石城山记 .....	苑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 .....	苑
柳宗元文集卷三十 .....	缘
书明谤责躬 .....	缘
与杨京兆凭书 .....	缘
柳宗元文集卷三十一 .....	愿
书 .....	愿
与吕道州论《非国语》书 .....	愿
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	愿
与吕恭论墓中石书 .....	怨
与友人论为文书 .....	怨
柳宗元文集卷三十二 .....	愿
书 .....	愿
答元饶州论政理书 .....	愿
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 .....	源
柳宗元文集卷三十四 .....	苑
书 .....	苑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	苑
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 .....	猿
柳宗元文集卷四十四 .....	远
非《国语》上 .....	远
不摇藉 .....	远
三川震 .....	愿
大摇钱 .....	园
无摇射 .....	员
问摇战 .....	猿
骨节专车摇□矢 .....	缘

卜	员	范
柳宗元文集卷四十五	员	愿
非《国语》下	员	愿
命摇官	员	愿
戮摇仆	员	怨
叔鱼生	员	园

## 柳宗元文集卷二十

### 铭杂题

#### 井铭并序

始州之人，各以罍瓢负江水，莫克井饮。崖岸峻厚，旱则水益远，人陟降大艰。雨多，涂则滑而颠。恒为咨嗟。怨惑讹言，终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为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冽而多泉，邑人以灌。其土坚埴，其利悠久。其相者，浮图谈康、诸军事牙将米景。凿者蒋晏。凡用罚布六千三百，役庸三十六，大砖千七百，其深八寻有二尺。铭曰

盈以其神，其来不穷，惠我后之人，噫！畴肯似于政，其来日新。

#### 【译文】

原先，柳州的百姓都用一种大肚小口的瓦罐去背江水，喝不上井水。江岸险峻高大，天旱时江水就离岸更远，背水的人上下来往非常艰苦。雨多的时候，道路太滑容易摔倒，人们经常为此发愁。他们既抱怨取水的困难却又迷惑于妖言邪说，始终没有打成水井。元和十一年三月初一，命令在北面的城壕上打井。不到一个月，水井打成。井水喝起清凉爽口，而且水源很足，城里人都到这里来取水。井壁土质坚实，它带给人们的好处一定会很长久。勘测井位的人有和尚谈康、州衙门中管理各种军务的副将米景，主持凿井的匠人叫蒋晏。打这口井，共用去罚来的钱币六千三百，雇用打井

工三十六人，用大砖一千七百块。井深六丈六尺。铭文说：

井水充足是由于自然界的奇妙作用，它的来源无穷无尽，造福后代子孙。唉，如果有人能把这种精神推广于施政，未来的气象就会月异日新。

## 舜禹之事

魏公子丕，由其父得汉禅。还自南郊，谓其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由丕以来皆笑之。

柳先生曰：丕之言若是可也。向者丕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则信。吾见笑者之不知言，未见丕之可笑者也。

凡易姓授位，公与私，仁与强，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后者系，其事同。使以尧之圣，一日得舜而与之天下，能乎？吾见小争于朝，大争于野，其为乱，尧无以已之。何也？尧未忘于人，舜未系于人也。尧之得于舜也以圣，舜之得于尧也以圣，两圣独得于天下之上，奈愚人何？其立于朝者放齐犹曰“朱启明”，而况在野者乎？尧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尧之忘己而系舜于人也，进而自系。舜举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命二十二人，兴五教，立礼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时月，正历数，齐律、度、量、权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积十余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齐我者舜也，资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尧隳然，聋其聪，昏其明，愚其圣。人曰：“往之所谓尧者果乌在哉？”或曰“耄矣”，曰“匿矣”，又十余年，其思而问者加少矣。至于尧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后能揖让受终于文祖。舜之与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系于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系亦犹是也，而启贤闻于人，故不能。夫其始系于人也厚，则其忘之也迟。不然，反是。

汉之失德久矣，其不系而忘也甚矣。宦、董、袁、陶之



贼生人盈矣。丕之父攘祸以立强，积三十余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无汉之思也。丕嗣而禅，天下得之以为晚，何以异夫舜、禹之事耶？然则汉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系也，其事自系也。公与私，仁与强，其道不同，其忘而系者无以异也。尧、舜之忘，不使如汉，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系，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尧、舜。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

问者曰：“尧崩，天下若丧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三载。子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欤？”曰：是舜归德于尧，史尊尧之德之辞者也。尧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尧者，益已死矣，其幼而存者，尧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与人天下。

【译文】

魏公子曹丕凭借他父亲曹操打下的基础得到汉朝的禅让。他从南郊祭天回来，对他的群臣说：“舜禹接受禅让那种事，我现在完全了解了。”从曹丕以来人们都讥笑他这句话。

我柳先生说：曹丕这样说是可以的。当时曹丕如果说：“舜禹禅让的道理，我已经懂得了。”这是曹丕的大错误。然而他讲的是事势，那是符合实际的。我只看到讥笑者不懂得这句话的意思，看不出曹丕有什么可笑的地方。

凡是在改朝换代的情况下禅让帝位，是处以公心还是出于私意，是凭借道德还是依靠强力，它所遵循的原则是不同的；但前代的帝王已被人们遗忘了，继承的君主已为人们所拥护，这种事势是相同的。即使像尧那样圣明，得到舜以后立即就把天下交给他，行吗？我可以预见那样就会发生动乱，小则在朝廷上引起激烈的争议，大则在民间发生斗争，

那样造成的混乱局面，尧也没有办法收拾。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尧还没有得到人们遗忘，舜还没有被人们拥护。尧信任舜是因为尧圣明，舜得到尧的信任是为舜圣明，只有圣明的人在天下人了解他们之前互相了解，对那些不了解他们的有什么办法呢？不要说那些老百姓，就是那个在朝做官放齐尚且不了解舜的圣明而竟说：“丹朱开明。”更何况那些在民间的人呢？尧知道那样的办法不行，就退居幕后让人们慢慢忘掉他；舜知道尧这样做是为了让人们忘掉他而拥护舜，于是舜就进一步去主动争取人民对自己的拥护。舜选拔了十六个氏族首领，除掉了四个凶恶的氏族首领，使天下人都得到有才能的首领；他任命了二十二个大臣，提倡五种道德规范，制定礼制刑法，使天下都得到很好的治理；正确划分四时月份，整理历法，统一乐律和度、量、权衡，使天下人都能正确地使用这些。经过十多年后，人们都说：“开导我的是舜，治理我的是舜，帮助我的是舜。”天下那些做官的，都是舜任用的人。然而尧衰老了，耳朵聋了，眼睛模糊了，头脑也不清楚了。人们说：“从前所说的那个尧究竟在那里？”有的人说：“他老了。”也有人说：“隐居起来了。”又过了十多年，那些思念尧而问起他的人更加少了。及至尧逝世时，天下的人说：“舜当我们的君主已经很久了。”在这样情况下，才能在尧的祖庙里接受禅让，继承尧最终放弃了的帝位。舜后来把帝位禅让给禹，也是这样的情况。禹治水走遍天下，他的功迹为人们怀念得很多，而他退居幕后很迟。伯益也迟迟没有在人们中间树立威望，取得拥护，而启的贤能却又为人们所闻知，所以禹最后没有能够把帝位禅让给伯益。君主当初功绩大对人们的影响深，那么人们忘记他

就迟。不然的话，人们就会很快忘记他。

汉朝的政治腐败已经很久了，它不受拥护而被人们遗忘的情势十分严重。宦官、董卓、袁氏兄弟、陶谦等人残害百姓，罪大恶极。曹丕的父亲曹操平息祸乱，建立强大的势力，经过了三十多年，天下的统治者实际上是曹姓的人了，人们已经不再思念汉朝。曹丕继承曹操而受汉献帝的禅让，天下的人感到得到他为君已经晚了，这跟舜禹禅让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呢？然而汉朝的帝位并不能像尧舜那样自愿让人们忘记，而是他们所做的事不得人心才被人们忘记的；曹氏父子也不能像舜禹那样使人们拥护自己，而是他们建立的功绩获得了人们的拥护。虽然其中或从公心出发，或由私心出发，或者凭借仁德，或者依仗强力，舜禹禅让和汉魏禅让所遵循的原则是不同的，但他们中间一方被遗忘，一方受拥护，这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尧和舜如果不像汉末帝王一样被人们遗忘，就不可能把帝王传授给舜和禹；舜和禹如果不像曹氏父子一样受人们拥护，就不可能从尧和舜那里接受帝位。但是社会上的一般人只是窥测他的思想动机就讥笑他。所以我说：讥笑他的话的人是不对的。

有人问：“尧去世时，天下的人好像死了父母一样，全国三年不奏乐。你说人们忘记了他，似乎说得过分了，这可不可以这样说呢？”我回答说：这是舜有意把功德归之于尧，以及史书上尊崇尧的德行的说法。尧衰老退居幕后已经有三十年之久了，那些对尧感恩戴德的人，越来越多地去世了。其中当时年幼而还活着的人，尧有意设法不让他们思念自己。如果不这样做，尧就无法把天下禅让给别人。

## 谤谣誉

凡人之获谤誉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则多谤，在上位则多誉；小人在下位则多谤，在上位则多誉。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则誉至，不得其宜则谤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乱世，不得已而在于上位，则道必拂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谤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杀可辱，而人犹誉之。小人遭乱世而后得居于上位，则道必合于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誉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宠可富，而人犹谤之。君子之誉，非所谓誉也，其善显焉尔，小人之谤，非所谓谤也，其不善彰焉尔。然则在下而多谤者，岂尽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誉者，岂尽仁而智也哉？其谤且誉者，岂尽明而善褒贬也哉？然而世之人闻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则群而邮之，且置于远迹，莫不以为信也。岂惟不能褒贬而已，则又蔽于好恶，夺于利害，吾又何从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善人者之难见也，则其谤君子者为不少矣。其谤孔子者亦为不少矣，传之记者，叔孙武叔，时之贵显者也。其不可记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时得君而处乎人上，功利及于天下，天下之人皆欢而戴之，向之谤之者，今从而誉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

或曰：“然则闻谤誉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恶可，无亦征其所自而已矣！”

其所自善人也，则信之；不善人也，则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于善不善也，则已耳。如有谤誉乎人者，吾必征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举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

其言之多而荣且惧也。苟不知我而谓我盗跖，吾又安取惧焉？苟不知我而谓我仲尼，吾又安取荣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译文】

凡是一个人受到别人的毁谤或赞扬，各有不同的原因。君子处在下位时受到诽谤多，处在上位时受到赞扬多；小人处在下位时受到赞扬多，处在上位时受到指责多。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君子适合在上位而不适合在下位，小人适合在下位而不适合在上位。一个人所处的地位适宜，赞扬就来了；所处的地位不适宜，毁谤也就来了。这是通常的情况。但是，君子如果不幸遇到乱世，又不得已处在上位，那么他的政治主张一定会与君主发生矛盾，然而人们一定会从他的主张中得到利益。因此，对他的诽谤就只会流行于上层，而不会影响到下面，所以他可能被杀戮，可能受屈辱，然而下面的人还是称赞他。小人却要遇到乱世，然后才能够爬到上位，那么他的政治主张一定会迎合君主，然而人民就一定会从中受害。因此，对他的称赞就只会流行于上层，而不会达到下面，所以他会受到宠爱，能够获得富贵，但是下面的人还是要指责他。对君子的称赞，其实并不能叫称赞，只不过是如实地显示了他的美德而已；对小人的指责，其实并不能叫指责，只不过是把他的罪恶揭露出来罢了。这样说来，那些处在下位而受到很多指责的人，难道都是愚蠢和狡猾的人吗？处在上位而受到很多赞扬的人，难道都是有道德和才智的人吗？那些指责或称赞别人的人，难道都是明白道理又善于掌握褒贬的标准吗？可惜社会上一些人听到某种称赞或指责就分不清是非，本来出自某个庸人之口，大家就不分是非

纷纷传播，并且传到远近四方，没有人不信以为真。岂只是褒贬不当而已，他们还被自己的好恶所蒙蔽，根据自己的利害去判断，我们又从哪里去了解一个人好坏的真实情况呢？孔子说：“不如他家乡的好人称赞他，家乡的坏人憎恶他。”好人是难得见到的，那么岂不是诽谤君子的人就不少，诽谤孔子的人也不少。《论语》上记载着的叔孙武叔，是当时的一个有地位有声望的人，他就指责过孔子。至于那些没有记下来的人，还有不少。因此，君子在下位时，处境一定很困难。等到他遇到好时机，得到君主的信任，处在一般人之上，他的政绩就能遍于天下，天下人都喜欢他拥护他，以前诽谤他的人，现在也跟着赞扬他了。所以君子处在上位，他的名声就一定会显扬。

有人问：“那么听到来自上面的指责或称赞，就回过头来从自身找原因，可以吗？”我说：这怎么可以呢？不过也应考察这些指责或称赞来自什么人吧！那些出自好人之口的，我就相信它；出自坏人之口的，我不相信它。如果我分不清这是好人还是坏人，那就算了。如果有人被指责或称赞，我一定考察那指责或称赞的话出自什么地方，不能因为那种话多就全部深信不疑。那种指责或赞扬如果有涉及到我的，我也不会因为那种话多而感到荣耀或惧怕。如果是不了解我的人，骂我是盗跖，我又怎么会感到害怕呢？如果是不了解我的人，赞我像仲尼，我又怎么会感到荣耀呢？那些熟悉我的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也不是我一定了解清楚的，总之，我一定使自己的思想行为尽量正确罢了。摇摇摇摇

## 咸摇宜

兴王之臣，多起污贱，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盗，人曰“祸也”。余咸宜之。

当两汉氏之始，屠贩徒隶出以为公侯卿相，无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时之非是以讫，独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为幸也。汉、晋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饿伏墙壁间以死，无他焉，彼固劫戮困饿器也。遭时之非是以出，独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为祸也。

彼困于错乱，伏志气，屈身体，以下奴虏，平难泽物之德不施于人，一得适其僚，其进晚尔，而人犹幸之。彼伸于昏乱，抗志气，肆身体，以傲豪杰，残民兴乱之技行于天下，一得适其僚，其死后耳，而人犹祸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 【译文】

开国之君的臣子大多出身低贱，有人说：“这是他们幸运。”亡国之君的臣子大多死于贼寇，有人说：“这是他们遭了祸殃。”我认为这两种历史现象都是理所当然的。

当西汉高祖刘邦和东汉光武帝刘秀建立王朝的初期，屠户、商贩甚至服劳役的犯人和奴隶出来当上了公侯卿相。这没有别的原因，他们本来就是当公侯卿相的人才。他们遇上了政治昏乱的时代，因而不得志、受压抑，这只是起初的不幸，并不是遇到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才交上了好运的。东汉和西晋末年，公侯卿相遭劫持、被杀戮、受困挨饿，躲藏在断垣残壁之间死去，也没有别的原因，他们本来就是该遭

劫持、被杀戮、受困挨饿的材料。他们遇上了政治昏乱的时代因而得以官高位显，这只是他们起初的侥幸，并不是遇到董卓、刘曜才遭到祸殃的。

那些人在政治昏乱的年代遭受困厄，志气不得伸展，委屈己身，为奴为虏，平定战乱造福社会的高才大德不能施之于人民，一旦得到适合施展才能实现平生志向的时机，他们的被进用已经是太晚了，可是人们还认为他们是交了好运。另外那些人则是在政治昏乱的年代得以出人头地，趾高气扬，为所欲为，傲视豪杰之士，残害人民、制造祸乱的伎俩到处得逞，一旦得到他们应得的下场，他们已经是死的太迟了，可是人们还认为他们是遇到了祸殃，这真是可悲啊！因此，我认为前面说的两种历史现象都是理说当然的。



## 鞭摇贾

市之鬻鞭者，人问之，其贾宜五十，必曰五万。复之以五十，则伏而笑；以五百，则小怒，五千，则大怒；必以五万而后可。有富者子，适市买鞭，出五万，持以夸余。视其首，则拳蹙而不遂；视其握，则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来不相承：其节朽墨而无文，掐之灭爪，而不得其所穷；举之翩然若挥虚焉。余曰：“子何取于是而不爱五万？”曰：“吾爱其黄而泽。且贾者云。”余乃招僮爇汤以濯之。则邀然枯，苍然白，向之黄者梘也，泽者蜡也。富者不悦。然犹持之三年。后出东郊，争道长乐坂坂下，马相踏，因大击，鞭折而为五六。马踏不已，坠于地，伤焉，视其内则空空然，其理若粪壤，无所赖者。

今之梘其貌，蜡其言，以求贾技于朝，当其分则善。一误而过其分，则喜；当其分，则反怒，曰：“余曷不至于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无事，虽过三年不害。当其有事，驱之于陈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内，粪壤之理，而责其大击之效，恶有不折其用而获坠伤之患者乎？

### 【译文】

市场上有一个卖马鞭的，有人问他多少钱一根，本来鞭子的价钱只值五十，他一定回答要五万。还价给五十，他就弯腰大笑；给五百就小怒；给五千，就大怒；一定要给五万他才卖。有一个富家子弟，到市场上用五万钱买了一条鞭子，拿来向我夸耀。看看那个鞭梢，却是卷缩着不舒展。看看那个握柄，也凹凸不平，歪斜不直。那行水的地方，一去一来不相承接。它的节疤腐朽墨黑而没有纹路，用手指甲掐

一下，指甲全都陷进去了，还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举起鞭子，轻飘飘的，好像没有挥动什么东西一样。我说：“你为什么买这样一条鞭，也不可惜你那五万钱！”他回答说：“我喜欢这条鞭子黄色而有光泽，况且卖鞭子的人还对我说……”我就召唤仆人烧水去洗鞭子，鞭子一遇热水就收缩成干瘪的样子，显出苍白的颜色。原来，鞭子的黄色是梔子染的，光泽是蜡涂成的。富家子弟见了很不高兴，但仍拿着这条鞭子用了三年。后来有一次他骑马到长安东郊，在长乐坡下与别人抢道。两马相互踢打，他因此用鞭子猛力打马，鞭子断成了五、六节。两马相踢不止，致使他跌落在地，受了伤。一看鞭子，里面却是空空的，它的质地像粪土一样，没有一点可取之处。

现在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尽量伪装外貌，粉饰言辞，向朝廷兜售投机的伎俩，如果错误地给他过高的职务，就喜欢；给予适当的职务，反而愤怒，还说：“我为什么不能位至公卿？”然而像这类人真正做到公卿的，也不乏其人。处在国家平安无事的时候，即使经过三年，也发现不了有什么危害。一旦国家有事，驱使他们到应当出力的岗位上去担负重任，凭他们那种无才无德、腐败透顶的情况，却要求他们为国家效劳出大力，没有不使他们所担负的使命受到挫折，因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祸害的。

## 柳宗元文集卷二十一

### 题谣序

#### 杨评事文集后序

赞曰：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于圣，故曰经；述于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兹二者，考其旨义，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专美，命之曰艺成。虽古文雅之盛世，不能并肩而生。

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作者，梓潼陈拾遗。其后燕文贞以著述之余，攻比兴而莫能及；张曲江以比兴之隙，穷著述而不克备。其余各探一隅，相与背驰于道者，其去弥远。文之难兼，斯亦甚矣。若杨君者，少以篇什著声于时，其炳耀尤异之词，讽诵于文人，盈满于江湖，达于京师。晚节遍悟文体，尤邃叙述。学富识远，才涌未已。其雄杰老成之风，与时增加。既获是，不数年而夭，其季年所作尤善，其为《鄂州新城颂》、《诸葛武侯传论》、《钱送梓潼陈众甫、汝南

周愿、河东裴泰、武都符义府、泰山羊士谔、陇西李炼凡六《序》，《庐山禅居记》、《辞李常侍启》、《远游赋》、《七夕赋》，皆人文之选已。用是陪陈君之后，其可谓具体者欤？

呜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废，废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穷其工、竟其才，遗文未克流于世，休声未克充于时。凡我从事于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修好，幼获省谒，故得奉公元兄命，论次篇简。遂述其制作之所诣，以系于后。

### 【译文】

评论说：文章的作用，在于交流意见、褒贬善恶和引导颂扬、讽刺劝诫罢了。即使语言粗糙平庸，也能供给应用的需要。然而文章缺乏艺术性，一定不能惊动当时人们的听闻，也不能拿出来向后来的文学之士夸耀。著书立说而被淘汰，有道德和学问的人是会这样做的。所以作者抱定创作的根源一定要凭借提高艺术性去达到目的。古代圣人的著作，称为经书；有才能的人的作品，叫做文章。文章有两种流别：交流意见和褒贬善恶的作品，起源于古代的著作；引导颂扬和讽刺劝诫的作品，起源于古代的诗歌。著述一类作品，源出于《尚书》中的谏、训，《周易》的象辞、系辞，《春秋》中经过增删的文字，它的要领在于气势磅礴、内容丰富、言词正大、道理充分，认为这样才适合在书籍中保存。诗歌一类作品，源出于虞夏时的歌谣，殷周两代的风雅，它的要领在于华美而有规则、音韵清亮高昂、语言流畅、意境优美，认为这样适合在吟咏中广泛流传。著述和诗歌这两类作品，考究它们的目的和意义，是各不相同的。所以从事写作的人，经常是擅长某一方面，而很少有两者兼备

的；其中有能够写作并擅长这两种作品的，就称得上在艺术上到了家。但是，即使在古代文化发达得极盛时期，也没有同时产生过两个以上兼备这种才能的人。

自从唐朝开国以来，称得上是这种优秀人物而无愧色的，只有陈子昂。他之后，燕文贞（张说）在从事著述之余，努力研究比兴之法却不能达到很高的成就；张曲江（张九龄）在发挥他的诗歌才能的空隙时间里，尽力钻研著述也没有达到完美的境地。其余那些都各自探索某一个方面，却与道相背而驰的人，他们的差距就更远了。著述与诗歌的才能要同时兼备，这真是难到极点了。至于杨凌先生，他早年就以诗歌著名于当时，他那些特别光彩夺目的佳句，被文人们称赏吟诵，声誉传遍全国各地，并传播到了京城。他晚年对各种文体都有所领悟，尤其精通叙述文。他学问渊博，见识高远，才华涌现不绝，他那雄健老练的文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完善。他获得这样的成就后不出数年，不幸逝世。他最后几年的作品尤为出色，他写的《鄂州新城颂》、《诸葛武侯传论》、钱送梓潼陈众甫、汝南周愿、河东裴泰、武都符义府、泰山华羊谔、陇西李炼共六篇《序》，以及《庐山禅居记》、《辞李常侍启》、《远游赋》、《七夕赋》，都是人世间文章中的优秀作品。用这些去与陈子昂的成就相配，大概可以说得上著述、诗歌两方面的才能都具备了吧？

唉！杨公领悟了各种文体后便得病了，功力已到然而停止了写作，停止写作还不到一年，竟又大病缠身，终于来不及极尽他艺术上的造诣，完全发挥他的才能。他遗留下来的诗文还没有能够在社会上流传，美好的名声还没有能够在当

时得到传播。凡是我辈从事写作的人，都应该追忆、惋惜和哀悼、仰慕的啊！我以世交的关系不断友好往来，年幼时就曾拜见过他，所以得受杨公长兄的委托，把他的文稿按次序编辑成册。于是就阐述他在创作上的成就，附在文集的后边。

## 柳宗元文集卷二十二

### 序

#### 送宁独孤书记赴辟命序

仆间岁骤游■州。今戎帅杨大夫时为候奄，尽护群校。用笞法箠令，不吐强御，下莫有逗挠凌暴而犯令者。沉断壮勇，专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节钺而代之位，■冠者仰而荣之。今又能旁贵文雅，以符召文士之秀者河南独孤宁，署为记室，俾职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称于谈者之口。盖朝廷以勇爵论将帅，岂滥也哉？独孤生与仲兄寔连举进士，并时管记于汉中、新平二连帅府，俱以笔砚承荷旧德，位未达而荣如贵仕，其难乎哉！

噫，自犬戎陷河右，逼西鄙，积兵备虞，县道告劳，内匮中府大仓之蓄，仅而获贖，投石而贾勇者，思所以奋力。论者以为天子且复河壖故疆，拓达西戎，而罢诸侯之兵。则曳裾戎幕之下，专弄文墨，为壮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历览古今之变，而通其得失，是将植密画于借箸之宴，发群谋于章奏之笔，上为明天子论列熟计，而导扬威命，然后谈笑樽俎，赋从军之乐。移书飞文，谕告西土劫胁之伍，俾其箠食壶浆，犒迎王师，在吾子而已！往慎辞令，使谕蜀之书，燕然之文，炳列于汉史，真可慕也。不然，是琐琐者，恶足置齿牙间而荣吾子哉？

#### 【译文】

我近年来曾多次游历过■州地区，现在的节度使杨大夫

当时任都虞侯，那里所有的将校都受他的监督。因为他执法很严，不畏强暴，所以部下没有敢畏敌不前，对抗上级而违反法令的。他沉着果断，壮武英勇，专心于军事，从节度使的部属出身，取代了上司的职位，当时的将领都非常仰慕他，并为他感到光荣。如今他在军事之外又能关心文学方面的事，下令招聘优秀的文士河南独孤宁，授以书记的职位，委任掌管文书方面的工作，在社会上获得了善于选用人才的异口同声的称赞。这样看来，朝廷根据军功的等级来选择将帅，难道是不恰当吗？独孤先生和他的二哥独孤寔接连考取了进士，同时在汉中和■州两地担任节度使的书记。他们都因为有文才，能够继承祖先的美德，虽然官位不高，却像显贵的大官一样荣耀，这是很难得的啊！

唉！自从吐蕃侵占河西地区，威胁西部边境以来，朝廷在那里屯积军队，防备可能发生的事故，使当地居民都劳苦不堪，竭尽国库粮仓的积蓄，仅能满足军需。那些有勇敢精神的人，都想着以此去为国尽力。那么谈论国事的人认为皇上即将收复河西走廊一带旧日的疆土，重新开通西域，从而撤回各节度使的驻防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却拖着长袍出入军营之中专门舞文弄墨，被那些武士们讥笑，这是很不应该的！您读遍前代的史书，懂得古今世事的变化，通晓其中的成败得失。您定然会像张良一样借着桌上的筷子，替主帅出谋划策，在给朝廷写的奏章里充分反映出大家的智谋，向上边的圣明天子陈述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并宣扬朝廷的威严和命令。然后在宴会上谈笑风生，饮酒赋诗来歌颂从军的乐趣。写文书、布告，遍告西方那些被吐蕃劫持胁迫的军民，让他们早日提着箪食壶浆来犒劳和欢迎朝廷的军队，这些全



寄托在您身上了。去吧！希望您认真地把各种文告写好，写出像司马相如《谕巴蜀檄》、班固《燕然山铭》那样的文章来，使它能光辉地列在史册上，那真是让人羡慕啊！否则，这种小小的职务，怎么值得称道而给您增添荣耀呢？

## 柳宗元文集卷二十三

### 序摇别

#### 送薛存义之任序

河东薛存义将行，柳子载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浒，饮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存义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讼者平，赋者均，老弱无怀诈暴憎。其为不虚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审矣。

吾贱且辱，不得与考绩幽明之说；于其往也，故赏以酒肉而重之以辞。

#### 【译文】

河东薛存义就要离开零陵了，我在器皿里盛着肉，在杯子里斟满酒，匆匆送到江边为他饯行。当时我对他说：“所有在地方上做官的人，你知道他们的职责吗？他们应该当百姓的奴仆，不应该奴役百姓的啊！所有在地方上生活的人，拿出他们劳动所得的十分之一来雇佣官吏，是要那些官吏为他们公平地办事。现在的官吏们拿了百姓的血汗钱，却不认

真办事，这是全国各地的一个普遍现象。岂只办事不负责任，进而还要贪污盗窃、压榨百姓。假使雇佣一个人在家里，他拿了付给的工钱，却不好好干活，还盗窃了你家的财物，那么你一定非常愤怒，重重处罚他，把他撵走。现在全国各地的官吏中很多这类货色，然而老百姓中没有人敢尽情表露他们的愤怒，也没有处罚他们，把他们赶下台来，这是为什么？这是由于情势不同了！情势虽然不同，但当官的应该廉洁尽责的道理没有变，那么应该怎样来对待我们的老百姓呢？如果是通达这道理的官吏，对这种现状能不感到惶恐和畏惧吗？”

存义代理零陵县令已经有两年了，每天很早就起床处理政务，深夜还在考虑工作，勤勤恳恳，尽心竭力。来打官司的人都得到公平的处理，缴纳赋税的人的负担都平均合理，对老者弱者，也没有人欺诈、憎恶他们，他确实是没有白拿薪俸，真正是懂得对不称职情况感到惶恐和畏惧啊！

现在我的地位低贱又遭受贬官的耻辱，不能参与考核官吏政绩的好坏并提出他们应该升降的意见。因此在他临行的时候，我送来酒肉为他饯行，并写了这篇序赠给他。

## 柳宗元文集卷二十四

### 序

#### 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

零陵城南，环以群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会，则泓然为池，湾然为溪，其上多枫楠竹箭、哀鸣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藻、腾波之鱼，韬涵太虚，澹滟里间，诚游观之佳丽者已。

崔公既来，其政宽以肆，其风和以廉，既乐其人，又乐其身。于暮之春，征贤合姻，登舟于兹水之津。连山倒垂，万象在下，浮空泛景，荡若无外。横碧落以中贯，陵太虚而径度。羽觞飞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颐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将暮，则于向之物者可谓无负矣。

昔之人知乐之不可常，会之不可必也，当欢而悲者有之。况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锡，而席之贤者，率皆左官蒙泽，方将脱鳞介，生羽翮，夫岂趑趄湘中为憔悴客耶？余既委废于世，恒得与是山水为伍，而悼兹会不可再也，故为文志之。

#### 【译文】

零陵县城南边，群山环绕，林麓延伸。在那里的悬崖和深谷之间流水聚积之处，水深的地方形成南池，水流曲折的地方成为溪流。南池上面有很多枫树、楠树和箭竹，还有鸣声哀婉的鸟类；下面有很多芡、菱、蒲草和荷花，还有在水中跳跃的鱼类，天空倒映在水底，乡里村庄的影子在水里摇

荡，这确实是游览观赏的佳丽去处啊！

崔公来永州任刺史后，他的政令宽容不严峻，作风温和清廉，既让百姓和乐，又使自身愉悦舒畅。在暮春三月，邀请贤者、集合亲友，在南池渡口登船。乘船荡漾在水面上，只见群山倒立在水里，万物都映在水底，天空在水中漂浮，日光随着水波漂流，一切都毫无例外地映涵在水中。游船在池里横渡蓝天，从中间穿过，升入了空中，直接飞渡过天空。在游船中宴饮欢歌，酒杯频举，似鸟雀飞翔；笙笛和鸣，高亢清远；欢声歌唱，婆娑起舞，有人手托下巴微笑，有人蹲坐着瞪眼观看，不知不觉天快黑了，大家可以说都没有辜负了这里的大好风光。

从前的人知道欢乐的光景不会长留，亲友聚会不能常有，有人面对欢乐的情景却悲从中来。况且崔公的治理办法施行，应当不图蒙受重赏；而且座上的贤德之人大多是被降职外迁的官员，将要遇赦量移，正除去束缚，即将插翅高飞，岂能常在湖南徘徊不前，成为困顿萎靡的外客？我被社会废弃不用，常常能够与这里的山水作伴，痛惜这样的聚会恐怕不会再有，因此写这篇文章记下来。

## 愚溪诗序

灌水之阳有溪焉，东流入于潇水。或曰：冉氏尝居也，故姓是溪为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谓之染溪。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犹断断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为愚溪。

愚溪之上，买小丘为愚丘。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买居之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为愚沟。遂负土累石，塞其隘为愚池。愚池之东为愚堂。其南为愚亭。池之中为愚岛。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

夫水，智者乐也。今是溪独见辱于愚，何哉？盖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余，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宁武子“邦无道则愚”，智而为愚者也；颜子“终日不违如愚”，睿而为愚者也，皆不得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余专得而名焉。

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着慕，乐而不能去也。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于是作《八愚诗》，纪于溪石上。

### 【译文】

灌水的北边有一条溪水，向东流进潇水。有人说，有户

姓冉的人家曾经居住在那里，所以用这个姓来为这条溪水命名叫作冉溪。有的人说，这溪水可以染布，就根据它的功能来取名，所以称为染溪。我因为愚笨而犯了罪，被贬谪到潇水之滨，喜爱这条溪流，沿溪往上游走二三里路，发现一处风景特别秀丽的地方，就在那里安了家。古代有个愚公谷，现在我在这条溪边安家，溪流名字没有人能确定，本地的居民还在争论不休，不知该叫“冉溪”还是叫“染溪”。这样，我就不能不更换溪名，因此把它改名为愚溪。

在愚溪上游的岸边，我买了一个小丘，把它叫作愚丘。从愚丘向东北行走六十步，发现有山泉，又买下来给它取名为愚泉。愚泉一共有六个泉眼，都出自山下的平地，原来泉水是从下面往上涌出来。六眼泉水涌出来后汇合到一起，弯弯曲曲向南流去，这就是愚沟。就雇人挑土垒石，堵住愚沟狭窄的地方，这便形成了愚池。愚池的东边建成了愚堂，南边盖了愚亭。愚池的中间是愚岛，岛上美好的树木珍奇的石头安置得错落有致。这些，都是山水景物中的奇妙精品，因为我的缘故，都蒙上了“愚”的耻辱。

水，这是聪明人所喜爱的。现在这条溪流单单被屈辱地称为“愚溪”，这是什么原因？因为它的水位很低，不能用来灌溉农田；又水势很湍急，溪流中有很多小洲与突出水面的石头，大船无法通行；溪谷幽深，水流浅窄，蛟龙不屑于藏在溪中，不能在这里兴云作雨。它没有什么对人对世有利的地方，正好跟我相类似，那么虽然让它蒙受屈辱而称它为“愚溪”，也是可以的。宁武子“在国家无道的时候就显得很愚笨”，那是聪明人假装愚笨；颜回“整天对老师的讲课不提出不同的意见，好像很愚笨”，那也是聪明人假装愚

笨，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愚笨。现在正逢政治清明的时代，却违背了事理，做错了事情，所以凡是愚笨的人没有谁能像我这样的。正因为这样，那么天下也就没有人能跟我来争夺这条溪流了，我可以独自占有它，并有权命名它叫“愚溪”。

这条溪流虽然对世人没有带来什么利益，然而可以照见万物，溪水清洁明亮、秀丽清澄，赏心悦目；流水铿锵作响，发出敲钟击磬般悦耳的声音；愚溪的优美风景能使愚笨的人笑逐颜开，眷恋爱慕，乐而忘返。我虽然跟世俗不合，也喜欢用写文作诗来自我慰藉；我用笔洗涤世上万物，包罗人间万象，没有什么事物能逃脱我的笔端。我用《八愚诗》来歌颂愚溪，便觉得茫茫然和愚溪的景色协和一致，昏昏然和大自然融合无间，超脱于宇宙之外，跟太空中虚寂空阔的状态混为一体，寂静虚空，形神俱忘，竟忘了我自己的存在。于是我写了《八愚诗》，把它记录在溪边的石头上。



## 序摇棋

房生直温，与予二弟游，皆好学。予病其确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规焉，其下方以直，置棋二十有四。贵者半，贱者半，贵曰上，贱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敌一，用朱墨以别焉。房于是取二毫，如其第书之。既而抵戏者二人，则视其贱者而贱之，贵者而贵之。其使之击触也，必先贱者，不得已而使贵者，则皆慄焉愆焉，亦鲜克以中。其获也，得朱焉则若有余，得墨焉则若不足。

余谛睨之，以思其始，则皆类也，房子一书之而轻重若是。适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择者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贵焉而贵，贱焉而贱，其易彼而敬此，遂以远焉。然则若世之所以贵贱人者，有异房之贵贱兹棋者欤？无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择其善否者欤？其敬而易者，亦从而动心矣，有敢议其善否者欤？其得于贵者，有不气扬而志荡者欤？其得于贱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欤？其所谓贵者，有敢轻而使之者欤？〔其〕所谓贱者，有敢避其使之击触者欤？彼朱而墨者，相去千万不啻，有敢以二敌其一者欤？余墨者徒也，观其始与末，有似棋者，故叙。

### 【译文】

房生直温，跟我的两个弟弟关系很好，他们都勤奋好学。我担心他们用功过度，想找一个让他们休息的方法。找到了一个木棋盘，它中间隆起而呈圆形，下面是方形的。共摆子二十四个，一半贵子，一半贱子。贵的叫上等子，贱的叫下等子，都从第一摆到十二。两个下等子才抵一个上等

子，用红色和黑色来区分上下。于是房生拿来两支毛笔，按照棋子摆放的次序分别涂上颜色。接着两人开始下棋，于是看着贱子就轻视它，看着贵子就重视它。他们使棋子互相撞击时，必定先使用贱子，不得已时才使用贵子。然而这两种棋子都是急速地糊里糊涂地往前冲，很少有击中对方的。但在他们赢得对方的棋子时，得了红的就感到心满意足；得了黑的，就觉得不痛快。

我仔细地看他们弹棋，想到它们开始时，都是同样的棋子，只是房生用笔一涂颜色便贵贱如此分明。恰好接近他手边的棋子他就先涂，并不是选择好的棋子就涂上红的，差的棋子就涂黑的。然而一经把它定为上等就成了上等，定为下等就成了下等，定为贵子就成了高贵的，定为贱子就成了低贱的，人们轻视那个而重视这个，于是就相差很远了。这样看来，像现今世上把人定为贵贱的那种情况，跟房生把棋子分为贵贱又有什么不同呢？那种对某人尊重对某人轻视的想法，也跟着上面对他的态度从而就在人们的心里产生，有谁敢议论他们的好坏呢？那些获得高贵地位的人，哪有不趾高气扬而意志放荡的呢？那些处于卑贱地位的人，哪有不神态萎靡而心情烦乱的呢？那些所谓高贵的人，有谁敢轻视而使唤他们呢？那些所谓卑贱的人，有谁敢逃避受人驱使去到处奔劳呢？那些地位高贵的人和地位卑贱的人，他们之间相距何止千万，有谁敢用两个卑贱者去抵挡一个高贵者呢？我是个地位低贱一类的人，看到人们遭遇的始末，觉得有同棋子相似的地方，所以写了这篇文章。

## 柳宗元文集卷二十五

### 序

#### 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

太史公尝言，世之学孔氏者，则黜老子，学老子者，则黜孔氏，道不同不相为谋。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其迭相訾毁、抵牾而不合者，可胜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没，其后有释氏，固学者之所怪骇舛逆其尤者也。

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闳旷而质直，物无以挫其志；其为学恢博而贯统，数无以踧其道。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邪，要之与孔子同道，皆有以会其趣，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气足以行之。不以其道求合于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

及至是邦，以余道穷多忧；而尝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陈其大方，勤以为谕，余始得其为人。今又将去余而南，历营道，观九疑，下漓水，穷南越，以临大海，则吾未知其还也。黄鹄一去，青冥无极，安得不冯丰隆、愬蜚廉，以寄声于寥廓耶！

#### 【译文】

太史公司马迁曾经说：“世上学孔子学说的，就贬斥老子；学老子的，就贬斥孔子，由于他们的观点不同，因此不能互相合作探求。”我看老子学说，也是孔学的一个支派，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又何况还有杨朱、墨翟、申不害、商

鞅等人的主张，刑名、纵横等学说，其中互相诋毁、冲击而不能相容的地方，哪里能说得尽呢？然而这些都是对社会有帮助的。太史公逝世后，又出现了佛教，当然更使学者们感到惊怪并认为最荒诞不经的东西。

现在有河南元先生，为人胸襟开阔，质朴正直，任何事情都不能挫折他的意志。他对学问的研究广博而能贯通，遭遇不好也不能改变他的主张。他尽采过去人们认为对立的各派学说，把它们贯通和统一起来，经过一番探求选择和融合的工夫，达到与圣人之道大旨相符合，发挥各派学说的长处，而去掉那些怪诞邪僻的东西，总之做到了与孔子的宗旨一致，又能会通各派学说的观点。他的才学完全是保持这个道，他的气魄完全能够运用这个道，可是他不用这个道去求得社会上的赏识，而常常有心做古代那种不与世俗争名夺利的人。

他来到永州，因为见我遭受挫折内心多忧虑，而又曾经爱好学术，所以特地在这里停留了三十六天，向我陈述了他的高明见解，殷勤地教诲我，我方才得以了解他的为人。现在他又将离开我而南游，经过营道，游览九疑山，乘漓水而下，穿过南越直到大海的边上，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就如黄鹄一去，在无边无际的高空中翱翔，怎能不凭借风云，把声响留在广阔的天空呢？

## 柳宗元文集卷二十六

### 记官署

#### 全义县复北门记

贤者之兴，而愚者之废，废而复之为是，循而习之为非。恒人犹且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复其事必由乎贤者，推是类以从于政，其事可少哉？

贤莫大于成功，愚莫大于吝且诬。桂之中岭而邑者曰全义，卫公城之，南越以平。卢遵为全义，视其城，塞北门，凿他难以出。问之，其门人曰：“余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于令，故塞之。’或曰：‘以宾旅之多，有惧竭其饩馈者，欲回其途，故塞之。’”遵曰：“是非吝且诬欤？贤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复之。”

询于群吏，吏叶厥谋：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欢舞里闾。居者思正其家，行者乐出其途，由道废邪，用贤弃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苏。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为之记云。

#### 【译文】

贤能的人兴办的事业，正是愚昧的人所败坏的。恢复被败坏了的事业是对的，沿袭愚昧所造成的老样子而习以为常是不对的。一般人还能懂得这个道理，用不着一一细说了。但是，恢复被败坏了的事业一定是由贤能的人进行的。把这个道理推广、运用到治理国家方面，这样的事能少得了吗？

贤能莫过于能成就一番事业，愚昧莫过于只为自己盘算

而且又迷信。桂州境内有个在山岭中建立的县城叫全义，这是卫国公李靖修建的城，他凭借这座城平定了南越。卢遵当全义县令时，巡视这座城，发现北门被堵塞，却挖开城墙的另一个地方作出口。问看守城门的人为什么这样，守门的人回答说：“这已有一百多年了。有人说。巫婆讲这北门对县令不吉利，所以把它堵塞了；也有人说，因为在这里出入的旅客太多，有人担心把他们的食物全都要拿来供客，想让旅客绕开这里，所以把它堵塞了。”卢遵说：“这不是吝惜和迷信吗？贤能的人做事，考虑的要对人们有利；否则，便是犯罪。我准备修复它。”

卢遵向官吏们征求意见，官吏们都赞同他的这个计划；上报到州府，州府也表示同意。北门修复后，全县的人都感到很便利，到处欢欣鼓舞。居民们由此想到如何治理好自己的家庭，来往的行人则乐意从这里经过。遵循正道施政，摒弃邪恶的主张，采用贤能的人的作法，抛弃愚昧的主意。用这种精神来对事物进行改革，百姓一定会得到生息。像这样的事物若不陈述出来，恐怕就算不得是孔子的信徒了。我为这件事写了这篇文章。

## 柳宗元文集卷二十七

### 记亭池

#### 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

大凡以观游名于代者，不过视于一方，其或傍达左右，则以为特异。至若不骛远，不陵危，环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竞秀，咸不相让，遍行天下者，唯是得之。

桂州多灵山，发地峭坚，林立四野。署之左曰漓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峽南之山川，达于海上，于是毕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来莅兹邦，都督二十七州诸军州事。盗遁奸革，德惠敷施，期年政成；而富且庶。当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诸侯；公既施庆于下，乃合僚吏，登兹以嬉。观望悠长，悼前之遗。于是厚货居氓，移于闲壤，伐恶木，剷奥草，前指后画，心舒目行。忽焉若飘浮上腾，以临云气，万山面内，重江束隘，联岚含辉，旋视具宜，常所未睹，倏然互见，以为飞舞奔走，与游者偕来。乃经工化材，考极相方。南为燕亭，延宇垂阿，步檐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轩，以临千里。左浮飞阁，右列闲馆。比舟为梁，与波升降。苞漓山，涵龙宫，昔之所大，蓄在亭内。日出扶桑，云飞苍梧，海霞岛雾，来助游物。其隙则抗月槛于回溪，出风榭于篁中。昼极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颢气回合，邃然万变，若与安期、羡门接于物外，则凡名观游于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让以推高是亭者乎？

既成以燕，欢极而贺。咸曰：昔之遗胜概者，必于深山

穷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后得以为己功，未有直治城，挟■■，车舆步骑，朝过夕视，讫千百年，莫或异顾，一旦得之，遂出于他邦，虽博物辩口，莫能举其上者。然则人之心目，其果有辽绝特殊而不可至者耶？盖非桂山之灵，不足以瓌观；非是洲之旷，不足以极视；非公之鉴，不能以独得。噫！造物者之设是久矣，而尽之于今，余其可以无藉乎！

【译文】

大凡以观赏游览的胜景在世上闻名的，都只不过局限于一个地区，如果有的闻名附近，那么就认为特别奇异。至于不用跑远路，不必登高山，四周山水环绕，四面八方看上去都一样优美，夸奇妙竞秀丽，都互不相让，那就是走遍天下，也只有訾家洲亭有这个特点。

桂州有很多奇特灵秀的山，拔地而起，陡峭地矗立着，这样的山四野林立。官署的左边是漓江，江中有訾家洲。凡是岭南的山川通到海上的，都是从这里开始，然而从古到今，却没有人能弄清这一点。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来桂州上任，总领二十七州全部军事、州政事。在裴公治理下，盗贼远逃，恶人坏事被革除，恩德普遍施行，一年以后政绩大见成效，物资丰裕，人丁兴旺。值此天子平定淮西吴元济的叛乱，又平定河北各镇，公告各镇进行庆祝，裴公在官署举行庆祝活动后，于是集合属下的官吏登临訾家洲游览。长时间在那里游览观赏，惋惜前人竟漏掉了这地方。因此就出高价向居民买下了这块地方，把这里原有的居民安置到别处的空地上，雇人砍去不成材的杂树，清除荒草，经过前后指点规划，一番安排后，这里的面貌大为改观，令人心情舒畅，眼界开阔。这时，忽然感到身子漂浮上升，到达九霄云



外，俯身下视，只见万山环绕，幽深的江水被束缚在山隘之间，山岚连绵不断、光辉闪耀，从四面八方观看，都美妙无比，平常没有看到过；突然看到了这美景，真还以为这些美景也会飞舞奔走，与游人一起来到这里。于是在訾家洲仔细计划工程，核算材料，根据北极星的位置来确定方位。在洲南修建宴息的亭台楼阁，深广的屋舍，屋檐下垂，有走廊有休息更衣的房间，四周的房舍连在一起，好像一栋屋子。北面有高楼，在楼上向下可以眺望千里。东边是凌空耸立的高阁，西边是一排幽静的宿舍。把船连起来架成桥梁，船桥随着江水的波涛一齐升降。包举了漓江两岸的群山，涵容了江底的龙宫，昔日觉得远大的景色，现在站在亭内就尽收眼底，可以仰观山色，俯视水景。太阳从扶桑升起，云彩在苍梧飞渡，海上的彩霞，烟雾缭绕的岛屿，都纷纷前来助兴，成为在亭上游览观赏的景物。在它的空处有高高的四周栏杆围住的观月台建在曲折的溪流上，台上有挡风的高屋，周围是一片竹林。白天的景色美极了，晚上却更加优美。远远望去，只见繁星在台下闪烁，洁白清新的空气环绕着四周，幽深神秘，变化无穷，好像与仙人安期生、羡门高在尘世之外交往。凡是天下有名的观赏游览的风景区，还有不在这訾家洲亭面前逊色退让、甘心推崇的吗？

亭子筑成后，在这里举行宴饮，大家都非常高兴，纷纷庆贺。都说：“从前被遗漏的胜景，一定都在深山幽谷之中，人迹很少能到达的，后来被喜欢游览的发现了，就认为是自己的功劳，但从来没有像这样临近州治的城廓，两旁都是市区，无论是乘车坐轿步行还是骑马的，朝夕经过这里却熟视无睹，到现在已经有成百上千年了，却没有人把它当作

奇特的胜景来看待。一旦发现了这地方，竟远远地超过了其他地方，即使是见识广博能言善辩的人，也不能举出比这更好的地方来。”然而一个人看到的和感受到的，难道果真有特别遥远偏僻而人迹不能到达的吗？原来如果没桂山那样奇特灵秀，就不值得当作奇妙的景象来看待；没有訾家洲那样辽廓，就不可能看得那么远；没有裴公的眼光，就不会有这样独到的发现。唉！上天设置这个地方已经很久了，直到今天才完全被发现，对此，我难道能不记下来吗？

## 零陵三亭记

邑之有观游，或者以为非政，是大不然。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

零陵县东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污涂，群畜食焉，墙藩以蔽之，为县者积数十人，莫知发视。河东薛存义，以吏能闻荆、楚间，潭部举之，假湘源令。会零陵政庞赋扰，民讼于牧，推能济弊，来莅兹邑，遁逃复还，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期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税，相与欢归道途，迎贺里间。门不施胥吏之席，耳不闻鞞鼓之召。鸡豚糗醕，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仿焉。然而未尝以剧自挠，山水鸟鱼之乐，澹然自若也。乃发墙藩，驱群畜，决疏沮洳，搜剔山麓，万石如林，积坳为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藁峰，珑玲萧条，清风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鱼乐广闲，鸟慕静深，别孕巢穴，沉浮啸萃，不畜而富。伐木坠江，流于邑门。陶土以埴，亦在署侧。人无劳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巅，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备具，宾以燕好，旅以馆舍。高明游息之道，具于是邑，由薛为首。

在昔裨谏谋野而获，宓子弹琴而理。乱虑滞志，无所容入。则夫观游者，果为政之具欤？薛之志，其果出于是欤？及其弊也，则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继是者咸有薛之志，则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爱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书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译文】

城市里有了可供游览的风景区，有人认为这样会使人不安心治事，这种看法其实是十分不对的。一个人心情烦闷就会造成思维混乱，眼界狭隘就会造成心胸不开阔。因此有作为的人一定要有游览休息的处所，高敞明亮的地方，使自己神清气爽、心境安详愉快，经常好像有充裕的时间和充沛的精力，然后才能做到事理通达事业有成。

零陵县的东边有山麓，泉水从山麓的石缝中流出来，那里地势低湿泥泞，放牧着大量牲畜，四周有围墙和篱笆挡着，所以县令换了几十个，始终没有发现这地方。河东人薛存义以有为官的才干，在荆楚一带很出名，得到湖南观察使的举荐，任代理湘源县令。正值零陵县政事庞杂赋税混乱，百姓上告到刺史那里，请求推荐能干的官吏来匡救弊政，薛存义来到这个县里任职。逃亡在外的又回来了，忧愁悲痛的换成笑脸欢歌，拖欠租税逃避徭役的也都依法尽了义务，一年之间都治理得井井有条。一贯作恶多端的人和隐藏起来的坏人坏事，都暴露无遗，不少人自首服罪。老百姓缴完租税以后，一起高高兴兴踏上归途，家人在乡里欢迎庆贺。百姓家里不用再摆设款待催税胥吏的酒席，百姓耳中听不到召集大家集合时打鼓的响声。鸡鸭猪肉粮食美酒，足以供养亲属。永州刺史嘉奖他，邻近的县邑仿效他。然而薛存义从不曾因为政务繁忙而妨碍了观赏山水鸟鱼的欢乐，一直保持着原有的淡泊恬静心态。于是拆除围墙和篱笆，赶走全部牲畜，疏通低凹湿地，搜寻翦除山麓上的杂草朽木，在山上万石矗立如林，低洼地方积水成池。经过一番改造，山上出现了美好的树木秀丽的花草，从好多山峰下垂下瀑布，玲珑可

爱，幽静宜人，清风自然产生，翠烟缭绕，树木花草不待种植而自然生长。鱼喜欢这里的宽阔而平稳的水域，鸟爱好这里的安静而幽深的树林，在巢穴里繁殖生息；鱼在水里自由自在游上游下，鸟在林中快快乐乐地鸣叫栖集，不劳喂养而自然繁衍。伐下木材放在江里，就漂流到零陵县城门口。用粘土制作砖瓦等建材，亦在官署旁边进行。人们不用付出很大的劳力，工程就得以顺利进行。因此建成了三个亭子，有的修在高亮的地方，有的修在低暗的地方，高的在山顶之上，低的在清池之旁。有更衣室、厨房、饭厅一类的房屋，分别设置，一应俱全，用以宴请宾朋，招待旅客。高敞明亮的游赏休息场所，在这个县里具备了，这是由薛存义首创的。

在从前，郑国大夫裨谿到野外去思考问题总是很有收获；鲁国人宓子当单父县令时，在堂上弹琴就把县里治理得很好。如果思维混乱、心胸不开阔，就不可能很好地考虑政事。那么，观赏游览果真可以成为治理政治的工具吗？薛存义的志向，难道果真从观赏游览中产生出来的吗？至于说到观游的弊端，那就是有人因耽于玩乐而废弃政务，因荒废政务而得不到治理。如果后来的继任人都有薛存志的志向，那么全县百姓的福气难道还有止境吗？我喜欢他的首创，希望使其道长久流传下去，因此记下他的事迹写在石头上。薛存义拱手拜谢说：“真是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于是就把这篇文章刻在碑石上。

## 柳宗元文集卷二十八

### 记祠庙

#### 零陵郡复乳穴记

石钟乳，饵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产焉，于连于韶者，独名于世，连之人告尽焉者五载矣，以贡，则买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来以乳复告。邦人悦是祥也，杂然谣曰：“氓之熙熙，崔公之来。公化所彻，土石蒙烈。以为不信，起视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恶知所谓祥耶？向吾以刺史之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货也，吾是以病而给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洁，先赖而后力，欺诬屏息，信顺休洽，吾以是诚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穷林，冰雪之所储，豺虎之所庐。由而入者，触昏雾，扞龙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绳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尽告？今而乃诚，吾告故也。何祥之为！”

士闻之曰：“谣者之祥也，乃其所谓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谓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诚乎物而信乎道，人乐用命，熙熙然以效其力，斯其为政也，而独非祥也欤！”

#### 【译文】

石钟乳，在滋补药物中是最珍贵的。楚、越一带的山里多出产这种东西。其中以连州和韶州产的最为有名。连州人向官府说石钟乳被采尽已有五年了。每年向朝廷进贡的石钟乳，那是到其他地方去买来的。现任刺史崔公到任，一个多

月后，采石钟乳的人来报告说又发现了石钟乳。连州人很高兴认为这是吉祥的事，大家七嘴八舌编出歌谣说：“崔公来了，百姓和和美美；崔公的教化普及，土石也蒙受恩惠；如果不相信，请去看看乳穴之内。”采石钟乳的人笑着说：“编歌谣的人怎知所谓祥瑞的具体情况呢？以前我因为刺史贪财又暴虐，让我们白白服役而不给报酬，我们因此很不满意而哄骗他。现在我们的刺史是令严明而操守清廉，先给百姓利益然后才使用民力，欺诈诬陷的事没有了。大家相处得诚恳和顺美好融洽，因此我们如实地报告了情况。况且出产石钟乳的山洞在深山老林中，那里积聚着长年不化的冰雪，是豺狼虎豹栖息的地方。由这里进去的人，冒着毒雾，抵御着龙蛇；点起火把才能看见石钟乳，拴上绳子作标记才能出洞。采石钟乳是这样辛苦，采到后出来却得不到应得的报酬，因此我们怎能不报告说石钟乳已经采完了。现在的刺史能真诚待我们，所以我们把真实情况告诉他，哪里是什么祥瑞呢！”

我听了这番话后说：“编歌人把它说成是祥瑞，那是他们把石钟乳看成神怪了；笑话这种说法的人在批驳所谓祥瑞时说的那番话，这才是真正的祥瑞。君子认为的祥瑞在于清明的政治而不在于神怪之事。真诚地待人接物，信守正确的政治主张，百姓就乐于听命效劳，就会高高兴兴地奉献出他们所有的物品。像这样的施政治理方法，难道不正是祥瑞吗？”

## 永州龙兴寺息壤记

永州龙兴寺东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负砖甃而起者，广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为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锸者尽死。永州居楚越间，其人鬼且祀，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

《史记·天官书》及《汉·志》有地长之占，而亡其说。甘茂盟息壤，盖其地有是类也。昔之异书，有记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帝乃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其言不经见。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岂帝之所爱耶？南方多疫，劳者先死，则彼持锸者，其死于劳且疫也，土乌能神？

余恐学者之至于斯，征是言，而唯异书之信，故记于堂上。

### 【译文】

永州龙兴寺的东北角，有一座殿堂，殿堂的地上顶着铺地砖鼓了起来，方圆二十尺，高一尺五寸。起初整治殿堂时，把它铲平后又高起来，所有拿过铁锹铲地的人都死了。永州位于楚越之间，那里的人相信鬼神，并祈神以求避祸得福。因此寺里的人都把它奉若神灵，没有人再敢去铲平。

《史记·天官志》及《汉书·天文志》上都记载了关于地上长的占卜，但没有具体的解说。秦国左丞相甘茂和秦武王在息壤订立盟约时，那里也发生了与此类似的地面长高的情况。以前记载奇闻异事的书上，有记载鲧偷了天帝的息壤来堵塞洪水，天帝于是命令祝融把鲧杀死在羽山郊野，这些话平常不多见。如今龙兴寺殿堂上高出来的土，铲平它的人



不幸死了，难道真的是天帝吝惜这土吗？如同从前天帝吝惜息壤而杀了鲧那样。原来南方多瘟疫，劳动者常常先死；那么那些拿铁锹的人，他们是死于劳动加瘟疫，土怎么能显示神灵来惩罚人？

我担心学子们到龙兴寺来，征询这传言，只相信异书上的记载，所以我写了这篇记，把它写在殿堂上。

## 永州龙兴寺东丘记

游之适，大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郁，廖廓悠长，则于旷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回合，则于奥宜。因其旷，虽增以崇台延阁，回环日星，临瞰风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奥，虽增以茂树岩石，穹若洞谷，翳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

今所谓东丘者，奥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弃地，余得而合焉，以属于堂之北陲。凡坳洼坻岸之状，无废其故。屏以密竹，联以曲梁。桂桧松杉榎柟之植，几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经纬之。俯入绿褥，幽荫荟蔚。步武错迕，不知所出。温风不烁，清气自至。水亭狭室，曲有奥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为病。

噫！龙兴，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极，辟大门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旷也。而于是小丘，又将披而攘之。则吾所谓游有二者，无乃阙焉而丧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处休。丘之■■，可以观妙。溽暑遁去，兹丘之下。大和不迁，兹丘之巅，奥乎兹丘，孰从我游？余无召公之德，惧剪伐之及也，故书以祈后之君子。

### 【译文】

适合游览的地方，大体上有两种情况：或者空旷辽阔，或者幽深隐蔽，如此罢了。如果那地方超越最陡峭的山，高出幽深的地势、茂盛的草木，空阔高远悠长，那么特别适宜空旷辽阔；碰上了一片小山丘，那里倒伏着丛生的灌木杂草，地方狭窄，群山环绕，那么特别适宜幽深隐蔽。顺着这里地方空旷，虽然增添了高台，延伸了楼阁，使日月星辰旋

转于其上，居高临下俯视风雨，不能把它的宽敞看成是缺点；顺着这里的幽深隐蔽，虽然增添了茂盛的树木，丛集的石头，幽深得好像洞穴峡谷，茂盛得像森林，不能把它的深邃看成是缺点。

如今我说的龙兴寺东丘，是幽深隐蔽适宜的地方。这里原先是放置佛像的小阁外边的一块废弃的地方，我发现以后整修了出来，以连通殿堂的北边。凡是积有清水的低洼之处，水中的小渚，水边的堤岸，都不改变它原来的形状。水塘的四周用密密的竹子围起来，水塘两岸用曲折的桥梁连接起来。低头钻进繁密的绿丛之中，这里树荫幽暗，草木繁茂。各种景物交错陈列，令人步武之间就会走错，不知道从哪里才能出去。热风刮过来令人不感到太热，清凉之气自然吹来。小亭狭室，幽折而有幽深隐蔽的趣味。然而到那里去的人，往往把它的深邃看成缺点。

唉！龙兴是永州的好寺院。登上高处的佛殿，能够眺望极南的地方，打开大门能够俯视湘江，它就是这样辽阔空旷。对这个小丘，又将开发平除。那么，我所说的游览的佳处有两种情况，缺少这个小丘岂不是就会丧失这里景物的宜人吗？小丘清幽，可以游息休止；小丘深邃，可以观赏美景。夏天湿热的天气逃遁远离，在这个小丘之下；长存着阴阳冲和利于万物的元气，在这个小丘之顶。幽深可爱啊，这个小丘，谁能陪伴我一起去游览？我没有召公的德行，担心那里有朝会遭到剪伐，因此写下来祈请以后的君子能爱护这小丘。

## 永州法华寺 新作西亭记

摇摇法华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觉照，照居寺西庑下，庑之外有大竹数万，又其外山形下绝。然而薪蒸筱箬，蒙杂拥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将有见焉。照谓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蕖，申以湘水之流，众山之会，果去是，其见远矣。”遂命仆人持刀斧，群而翦焉。丛莽下颓，万类皆出，旷焉茫焉，天为之益高，地为之加辟，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泽之大，咸若有而增广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遗乎后，不可旷也。余时谪为州司马，官外乎常员，而心得无事。乃取官之禄秩，以为其亭，其高且广，盖方丈者二焉。

或异照之居于斯，而不蚤为是也。余谓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观于空色之实，而游乎物之终始。其照也逾寂，其觉也逾有。然则向之碍之者为果碍耶？今之辟之者为果辟耶，彼所谓觉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岂若吾族之挈挈于通塞有无之方以自狭耶？或曰：然则宜书之。乃书于石。

### 【译文】

法华寺位于永州的地势最高处。寺里有个和尚叫觉照，他住在寺院的西厢房。西厢房的西边，有大竹几万株，大竹西边山势陡然向下形成陡崖绝壁。但是在这里长满了粗细的柴木和大小竹子，互相遮掩着、杂乱拥挤地丛生着。我考虑到砍伐清除掉这些柴木杂竹，一定会有可观的景致。觉照对我说：“这下边有池塘，池塘里有荷花，加上奔流的湘江，簇拥的群山，果真除去这些柴木杂竹，这样视野就非常开阔

啊。”就让仆人拿着刀斧，大家一齐动手剪除柴木杂竹。丛生的柴木杂竹野草都砍下了，万物都显露了出来，十分空旷辽远；令人感到天更高了，地更宽广了；丘陵山谷的高峻，江湖池泽的阔广，都好像有人在增高扩大。这地方的奇妙，一定会遗留后代，不能让它荒废了。我当时被贬谪为永州司马，是正员以外的官员，心里常常清静无事。我拿出自己的官俸来，建筑了这个亭子，基础既高且广，有二丈见方。

有人奇怪觉照住在这里，为什么不早砍伐丛莽而建亭。我以为从前的高僧，不从坐禅中起来，就能领悟空色的实质，始终与万物同游。他静观世界愈加安详清静，他领悟佛法愈加丰富透彻。那么一向挡住视线的果真挡住了吗？如今剪除丛莽的果真剪除了吗？哪里像我辈这样拘守在通塞有无的框框里把自己变得十分狭隘？有人说，这样说来，那么应该把它记下来才是。于是我就把它写在石碑上。

## 永州龙兴寺西轩记

永贞年，余名在党人，不容于尚书省。出为邵州，道贬永州司马。至则无以为居，居龙兴寺西序之下。余知释氏之道且久，固所愿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隐蔽，其户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于是州为高。西序之西，属当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众。于是凿西墉以为户，户之外为轩，以临群木之杪，无不瞩焉。不徙席，不运几，而得大观。

夫室，向者之室也；席与几，向者之处也。向也昧而今也显，岂异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转惑见为真智，即群迷为正觉，舍大暗为光明。夫性岂异物耶？孰能为余凿大昏之墉，辟灵照之户，广应物之轩者，吾将与为徒，遂书为二：其一志诸户外，其一以贻巽上人焉。

### 【译文】

永贞元年，我的名字被列入革新集团成员的名单上，为尚书省所不容。当时我被排挤出尚书省，开始外任邵州刺史，尚未到任，在半路上，又贬为永州司马。到任后没有居住的地方，就寄寓在龙兴寺西厢房里。我了解佛教的道理已经很久了，寄寓在佛寺里正符合我的愿望。不过我居住的房屋十分隐蔽，门户朝北方开，室内昏暗不明。龙兴寺所在的地势，在永州州治零陵县内是比较高的。西厢房的西边紧靠着湘江；湘江西岸，有很多山谷、山坡、树木。因此就在西墙上开了一扇门，门外有一间有窗槛的小屋，在这里俯视可以看到树梢，没有什么东西看不见的。不用挪动坐席，不必搬来小桌子，就可以看到盛大壮观的景物。

房屋，还是原来的房屋；坐席和小桌子还在原来的地

方。向来昏暗的房间如今豁亮了，难道原来的东西发生了变异吗？由此可以领悟佛教的道理，能够把疑惑不定的认识转变为真实的智识，就是使迷惑的众生转变为能洞明真谛达到大彻大悟的佛的境界，丢弃极度的昏暗变成心明眼亮、大彻大悟，人的本性难道也会发生变异吗？谁能帮我如同凿开无比昏暗的高墙，开辟灵光普照的门户，扩大适应各种物体的房屋那样，摆脱功利俗务的羈縻，领悟佛法的真谛，那么我一定做他的徒弟。我就把这篇文章写了两份，其中一份记载在门外，另外一份赠给重巽高僧。

## 永州铁炉步志

江之浒，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铁炉步。余乘舟来，居九年，往来求其所以为铁炉者无有。问之人，曰：“盖尝有锻者居，其人去而炉毁者不知年矣，独有其号冒而存。”

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

步之人曰：“子何独怪是？今世有负其姓而立于天下者，曰：‘吾门大，他不我敌也。’问其位与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犹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于号有以异于兹步者乎？向使有闻兹步之号，而不足釜錡、钱鎛、刀铁者，怀价而来，能有得其欲乎？则求位与德于彼，其不可得亦犹是也。位存焉而德无有，犹不足大其门，然世且乐为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独怪于是？大者桀冒禹，纣冒汤，幽、厉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故号，以至于败，为世笑谬，斯可以甚惧，若求兹步之实，而不得釜錡、钱鎛、刀铁者，则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惊于是，未矣。”

余以为古有太史，观民风，采民言。若是者，则有得矣。嘉其言可采，书以为志。

### 【译文】

在江边，凡是可以系住船只并供过渡的人上下的地方叫“步”。永州城北，有个步叫做铁炉步。我乘船来这里，已经居住九年了，反复寻找把它称为“铁炉步”的原因，一直没有找到。向当地人问起这件事，回答说：“曾经有个铁匠在这里住过，他离开后，炉子毁坏也已经不知多少年了，



只有这个空名还一直保留到现在。”

我说：“噢！世上果真有事物早成过去，然而名号却依然留存着这种假冒的情况吗？”

当地人说：“您为什么惟独对这个感到奇怪呢？现今社会上还有依仗他的家族姓氏而立足于天下的人，自己还说：我的门第高，别人都不能和我相比。如果查问一下他的官位和功德如何，人们说：已经很久了，那是他的祖先呵！可是他还说：我的门第高。世人也说：某人的门第高。这种徒冒虚名的情况，跟这个铁炉步有什么差别呢？倘使有人听到这个步的名称，家里正缺少锅锄刀斧等铁器，带着钱来这里购买，这能满足他们的愿望吗？那么要在自称门第高的人身上了解他的官位和功德，这也像到铁炉步来买铁器一样的不可得啊！官位虽然保存着但没有功德，还是不足以光大他的门第。可是社会上有的人却甘心乐意地拜倒在他们的门第之下。您为什么对那样的情况不感到奇怪，却惟独对这个铁炉步感到奇怪呢？从大的方面来说，夏桀空冒夏禹，商纣空冒商汤，周幽王、周厉王空冒周文王、周武王，并凭借空冒祖先来傲视天下。由于他们不知道推崇祖先声望的根由，只是借用祖先的称号来虚张声势，以至落得身败名裂，被世人耻笑羞辱。这是应该引起高度警惕的。如果有人来访求这个步的实际，却买不上他需要的锅锄刀斧等铁器，那么可以离开这里到其他地方去，这又有什么害处？您对这个感到惊奇，未免太浅簿了。”

我认为古代设置太史官，观察民间风俗，采集民间言论，像上述这类话，令人很有启发的。我赞赏这番话，认为可以采用，所以就把它写成这篇志。

## 柳宗元文集卷二十九

### 记山水

#### 游黄溪记

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环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泂泉，东至于黄溪东屯，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善。

黄溪距州治七十里，由东屯南行六百步，至黄神祠；祠之上，两山墙立，如丹碧之华叶骈植，与山升降，其缺者为崖峭岩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黄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丽，殆不可状。其略若剖大瓮，侧立千尺，溪水积焉。黛蓄膏渟，来若白虹，沉沉无声，有鱼数百尾，方来会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临峻流，若頰頔断腭。其下大石杂列，可坐饮食。有鸟赤首乌翼，大如鹄，方东向立。自是又南数里，地皆一状，树益壮，石益瘦，水鸣皆锵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缓，有土田。始黄神为人时，居其地。

传者曰：“黄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号黄氏，逃来，择其深峭者潜焉。”始莽尝曰：“余黄虞之后也”，故号其女曰“黄皇室主”。黄与王声相迓，而又有本，其所以传言者益验。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为有道，死乃俎豆之，为立祠。后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阴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归为记，以启后之好游者。

【译文】

往北到晋，往西到豳，往东一直到吴，往南达楚越交界，这中间有名山名水的州一百多个，其中以永州最好。环绕永州州治一百里，北到浯溪，西到湘江的源头，南到泷泉，东到黄溪东屯，这中间有名山名水的村庄一百多个，其中以黄溪最好。

黄溪距离州治零陵县七十里，从东村往南走六百步，到达黄神祠。在祠上面，有两座山像墙壁一样直立，红花绿叶相间生长，满山满坡花草随着山势起伏，其间只有悬崖峭壁和巉岩洞穴才没有花草。在水底都平布着小石子。黄神祠上面，撩衣涉水八十步，到第一潭，这里景色最奇妙秀丽，几乎无法描绘记述。潭的涯岩好像剖开的大瓮，倾斜耸立，高达千尺，溪水蓄积在那里。青黑色的潭水蓄积在一起像膏油一样凝滞不动，阳光照在潭里，潭水折射出一道光彩，形状像白虹，潭水沉沉寂静无声，有数百尾鱼正聚会在石头下。往南又行走一百步，到了第二潭。潭上的石头都很高大，下临湍急的流水，有的像人的下巴，有的像牙齿，有的像上腭。潭的下边大石头杂乱地陈列在那里，可以当桌凳坐着喝水进餐。有一块石形状像鸟，头部红色翅膀乌黑，大如天鹅，正向东站立着。从这里又南行数里，地都跟这里一个形状，只是树木更加高大茂盛，石头更加细瘦峭立，水流在这里发出了金石相碰的声音一样清脆悦耳。再南行一里，到达广阔深远的平地，山徐徐倾斜，水缓缓流动，平地上有农田。当初黄神还活着是人的时候，就居住在这片土地上。

传说的人道：“黄神姓王，是王莽的同宗。王莽败死后，他改姓为黄，逃来这里，选择谷深山高的地方隐居起

来。”起初王莽曾说过：“我是黄（帝）虞（舜）氏的后代。”因此他女儿的封号称黄皇室主。黄与王的发声相近，而且还有根据，因此那些传说的人愈加验证这说法。黄神在这里定居后，百姓都很平安。大家都认为他有道行，在死后就祭祀他，并为他建立了祠庙。他的后代逐渐外迁，接近了普通百姓，现在黄神祠就在山北面的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游赏黄溪回来后就写了这篇记，告诉后来爱好游赏的人。

## 始得西山宴游记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岌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

### 【译文】

自从我被认为是有罪之人，贬谪居住到这个州以来，常常战战兢兢、惴惴不安。在空闲的时候，便出门慢慢行走，随意漫游。每天和同伴们登上高山，进入深林，沿着回环曲折的溪流走到源头，清幽的泉水、奇特的石头，不管它有多远，没有不游到的。到了那里就拨开草丛席地而坐，把壶里的酒都倒出来喝得酩酊大醉。酒后大家交替着相互靠在身上睡觉，睡在那里竟做起梦来。心中想到哪里，梦也就做到哪里，梦醒后就起身回家。当时自认为凡是这个州里的奇山异

水，我都游历过了。然而未尝知道还有西山奇异独特的景色。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因坐在法华寺西边的亭子里，举目眺望西山，指点之间才发现它的不同寻常之处。随即吩咐仆人渡过湘江，沿着染溪，砍去丛生的草木，焚烧茂密的茅草，一直清除到山顶上。然后我们攀援着登上了山顶，伸开两腿随意坐在山顶上，举目向四处眺望，只见好几个州的土地都在我们的坐席之下。从西山居高临下的地势，尽管有的山谷空阔深远，有的却低洼凹陷，但远远望去，山丘就像蚁穴外的小土堆，山谷就像蚁穴，看上去眼前景物都在尺寸之内，实际上却相距千里之遥。千里之内的景物都聚集、紧缩、累积在眼前，没有一样能逃出我们的视线。极目远望，只见山水重沓，青山和白云萦回缭绕，向外与天空相连，遥望四周如同连成一体。这时才认清西山原来突兀而立，跟那些小土堆不是一类，它渺远广大，与浩然大气同在，没有人能知道它的边际；它洋洋得意，与天地自然同游，没有人知道它的尽期。拿起酒杯来斟满了酒，我们一个个都喝得醉倒在山顶上，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太阳已经落山。灰蒙蒙的暮色，从远处渐渐临近，直到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们还是不想回家。心神专注于山水，忘掉了自身的存在，跟自然界的万物已融合为一体了。从这时起，我方才明白从前未尝真正游赏过山水，真正游赏山水是从这一次开始的，因此写这篇文章把它记下来。这年，是元和四年。

## 钴姆潭记

钴姆潭在西山西，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沫成轮，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亩余，有树环焉，有泉悬焉。

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门来告曰：“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予乐而如其言。则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字有声濛然。水会也。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大之高，气之迥。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

### 【译文】

钴姆潭在西山的西边，它起源于冉水，冉水从南面奔流而来，受到山石的阻挡，转弯曲折向东流去。冉水从高处向低处流，水流湍急，回荡冲击得十分厉害，侵蚀着钴姆潭的岸边，所以潭边广阔而中间极深，凶猛的水势都碰到山石上才停止。水流触石激起的浪花形成车轮一样的一圈圈的旋涡，然后才缓缓地流去。钴姆潭清澈而平静的水面有将近十多亩，四周有树木环绕，有山泉从潭边的山上流入潭里。

在潭上面有居住在那里的人家，因为我一再游览，有一天他来敲门告诉我说：“由于经受不起官府的租税和私人的债务的重压，已经清除了荒山上的草木，就要搬迁到那里去居住，愿意卖掉潭上的田地来纳税还债，消灾避祸。”我很乐意照他的话把田地买了下来，然后加高那里的台，延长那里的栏杆；引导那里的泉水从高处落进潭里，发出淙淙的水声。这地方特别适合于中秋赏月，在这里可以看到天空的高

远、大气的空旷，真是天高气爽。谁使我居住在偏远的地方而忘却故乡呢，不正是这个潭吗？



## 钴姆潭西小丘记

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姆潭。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时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冷之状与目谋，漴漴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沔、镐、■、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 【译文】

发现西山后第八天，我沿着山口向西北行走二百步，又发现了钴姆潭。在潭西二十五步的地方，正当水流又急又深处有一道用来捕鱼的石堤坝，堤坝上面有一座小丘，小丘上生长着竹子和树林。小丘上有数不清的石头从土里冒出来，突然而起，傲然耸立，争相呈现出奇形怪状。那些高高挺立、相互重叠而向下倾斜的石头，就像一群牛马在溪边饮

水；那些昂然突起，像兽角那样列队向上的石头，就像熊罴在奋力登山。小丘面积很小，还不满一亩，简直可以装在笼子里据为己有。我打听谁是这小丘的主人，有人告诉我说：“那是唐家的一块弃地，想出售但卖不出去。”我问这块地的售价多少，回答说：“只要四百钱。”我喜爱这小丘，把它买了下来。李深源、元克己当时和我一起游玩，都非常喜欢，感到出人意表。我们立即轮流拿起工具，铲除杂草，砍去成不了材的杂树，一把大火把它们都烧了。于是，美好的树木亭亭挺立，秀丽的竹子历历展露，奇异的石头纷纷显示。从小丘中间举目眺望，只见高耸的群山，漂浮的云彩，流动的小溪，遨游的飞禽走兽，都逍遥自在地纷纷施展种种技巧，敬献给这小丘。我们安放枕席躺了下来，眼睛里看到的是清凉明净的泉水，耳朵里听到的是淙淙不绝的溪流声，那悠远空灵的境界正与我的精神感触相融洽，那深沉静谧的气氛正与我的心灵体验相吻合。不到十天，我就得到两处景色奇妙的宝地，就是古代那些喜欢山水的人，恐怕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收获。

唉！有这样胜景的小丘，如果把它搬到长安附近的沣、镐、■、杜那些地方去，那么爱好游山玩水的贵族人士都会争相购买，就是每天增价千金也难以买到。现在被抛弃在这僻远的永州，农夫渔翁从旁边经过却瞧不起它，售价低到只有四百钱，还多年卖不出去。只有我和李深源、元克己为得到这个小丘而高兴，难道这小丘果真交上了好运！我把这篇文章写在石头上，用来庆贺这个小丘交上了好运。

##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嵚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俛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 【译文】

从小丘向西行走一百二十步，隔着竹林，听到了传过来的流水声，好像身上佩带的玉制装饰品相碰时发出的清脆的响声，我心里非常高兴。就砍掉竹子开辟出一条道路，走过去后发现下边有个小潭，潭水特别清澈凉爽。潭底是一整块石头，靠近岸边，石底翻卷露出水面，形成了水中的高地和小岛、峭壁和峰峦。青翠的树木，碧绿的藤蔓，覆盖缠绕，摇动下垂，参差不齐地随风飘荡。潭里有鱼一百来条，都好像在空中游动，没有什么依傍。阳光直照清澈的水底，鱼影映现在石头上，好像停滞不动；突然又向远处游去，来来往往非常轻快，似乎在跟游人逗乐。

向潭的西南方望去，小溪像北斗星那样一般曲折，像蛇行那样蜿蜒，溪水忽隐忽现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溪流两岸

的形状犬牙交错参差不齐，不知道这条溪流的源头在哪里。坐在潭上，四周美竹嘉树环绕，寂静空旷，杳无一人，心神凄清，寒气彻骨，令人深深地感到忧愁悲伤。因为这里的环境过于凄清，不适宜久留，才把这里的景物记下来后，我就离开了。

同游的人有吴武陵、龚古、我的堂弟柳宗玄；跟随着一起去的，还有崔家的两个少年，一个叫恕己，另一个叫奉壹。

## 袁家渴记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钴姆潭。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茱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

楚、越之间方言，谓水之反流者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与南馆高嶂合，下与百家濑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浅渚，间厕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穷，忽又无际。

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岩洞，其下多白砾。其树，多枫柝石楠、榧楮樟柚；草则兰芷。又有异卉，类合欢而蔓生，鞦韆水石。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勃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扬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也，出而传于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 【译文】

由冉溪向西南从水路走十里，一路上值得称道的山水胜景有五处，但其中没有一处比得上钴姆潭。由溪口向西从陆路前走，值得称道的山水胜景有八九处，但其中没有一处比得上西山。由朝阳岩向东南从水路走到茱江，值得称道的山水胜景有三处，但其中没有一处比得上袁家渴。这几处都是永州风景清幽秀丽奇异地方。

楚、越一带的方言，称水的反向流叫渴。发音如同衣褐

的褐。袁家渴上游跟南馆高嶂相接连，下游跟百家濑相汇合。在这中间，有一个连一个的沙洲、小溪、清澈的水潭和刚露出水面的小洲，这些都是相互交错杂置，溪流曲折蜿蜒，平静的潭水呈现出深黑色，峻急的流水溅起层层浪花，像水沸腾时的泡沫那样雪白。船在行进时，似乎已到了尽头，忽然一转弯豁然开朗不见边际。

有座小山挺立在水中，山上到处是美妙的石头，石缝中长着丛生的常青树，不论冬天夏天总是青翠茂盛。小山旁有很多岩洞，山下有很多白色的小石子；山上的树木多是枫树、栎树、石楠树、黄槿木、楮树、樟树和柚树，草也就是兰草、白芷，还有一种奇特的草，形状类似合欢木，却是爬蔓的，杂乱缠绕在水边的石头上。每当风从四周的山上吹下来时，大树被摇动，柔弱的小草被刮得掩蔽倾倒，红花绿叶纷乱摇摆，如同担惊受吓，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这时袁家渴中浪涛冲激，急流回旋，退到溪谷中贮存起来；小山上茂盛的花草随风飘扬，这些景象随着时节的变化而变换。袁家渴的景色大多是这样的，我难以把它们的情状形态全部描写出来。

永州的人都不曾到这里来玩过，我发现了这个地方，但不敢据为己有，因此写下来告诉世人。这地方的主人姓袁，所以我就用主人的姓来命名这个地方。

## 石渠记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减百尺，清深多儵鱼。又北曲行纡余，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麻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予从州牧得之，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酺而盈。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元和七年正月八日，黝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逾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于是始穷也。

### 【译文】

由袁家渴往西南走，不到一百步，有石渠，当地百姓在上面架了一座桥。石渠中细微的泉水在缓缓流动，它的响声一忽而大一忽而小。石渠的宽度有的地方一尺左右，有的地方二尺光景，石渠的长度大约十步左右。渠水被大石阻拦时，水就从石头底下流出来。水流越过石头过来，形成了一个石泓，昌蒲覆盖在石泓上面，青青的苔藓环绕在四周。水流又拐弯向西流去，跌落在旁边的岩石下面，落在岩石北边形成了一个小潭。潭的面积还不满一百尺，潭水清澈幽深，里边有许多鲦鱼。水流又拐弯向北迂回曲折流去，看上去好像无穷无尽，然而最终却流入袁家渴。它的旁边都是些奇形怪状的石头、怪模怪样的树木、奇异的花卉、优美的箭竹，

可以供游人围坐在潭边休息。风摇动树竹花草的梢头，悠扬的声音在山崖幽谷中响动。眼看它们已经静止了，却听到它们的声音开始在远处回响。

我从永州刺史那里得知了这地方，派人清除遮蔽泉石的杂草朽木，开凿土石来疏通泉水；枯草朽木堆高了就点一把火烧掉，泉流疏通后水就满起来了。可惜这石渠还是没有人提起它，所以我就把这里的景物完备地记下来，流传给爱好山水的人，写在石渠北岸向阳的石头上，使得今后那些喜爱山水的人能够很容易地找到它。

元和七年正月初八日，清除腐草朽木疏导水流到大石处。十月十九日，越过大石找到石泓和小潭，石渠的美景到这里才算全部看到。



## 石涧记

石渠之事既穷，上由桥西北，下土山之阴，民又桥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巨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阍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箭，扫陈叶，排腐木，可罗胡床十八九居之。交错之流，触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龙鳞之石，均荫其上。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得意之日，与石渠同。

由渴而来者，先石渠，后石涧；由百家濑上而来者，先石涧，后石渠。涧之可穷者，皆出石城村东南，其间可乐者数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道狭不可穷也。

### 【译文】

修整、游赏石渠的事情完毕后，往上走到石桥的西北边，再下到土山的北边，当地的百姓在这里又架起了一座桥。这里的水势浩大，为石渠的三倍，底部有一条延伸出来的石头，连接石涧的两岸。这石条像一张床、像一块屋基、像摆好的一桌筵席、像用门槛分隔开的内屋。水流平铺在石上流动时，形状像织锦上的花纹，声音像有人在弹琴。揽衣赤足过去，折枝竹子扫除枯叶，除去腐朽的树木，这里可以排列十八九把交椅。水纹交错像织锦一样的水流，流水触石激荡有声，这些都出在石床下边；叶子像翡翠鸟羽毛一样翠绿的树木，花纹斑斓像龙鳞一样的石头，都遮蔽着石床。古代的人难道有在这里游乐过的吗？后来的人有能追随我的行踪到这里来游赏吗？发现石涧的日子，与发现石渠同一天。

由袁家渴一路走来，先见到石渠，随后见到石涧；由百

家濼上山一路走来，先见到石涧，然后才见到石渠。石涧的源头能够找到，都在石城村的东南面，这中间可以观赏游乐的地方有好几处。石城村上面有深远的山、幽静的树林，更加陡峭险阻，道路非常狭窄，走不到尽头。

## 小石城山记

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不过四十丈，土断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其上为睥睨梁榭之形，其旁出堡坞，有若门焉。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其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設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 【译文】

从西山路口一直往北走，越过黄茅岭走下来，有两条路：一条向西延伸，沿途寻找风景优美的地方，结果一无所得；另一条稍稍偏北又转向东方，在不到四十丈处，地面中断，这是被河流所分造成的，有堆积的石头横挡在山路的尽头。在这上边，有像城墙上的矮墙和房屋的正梁形状的石头；在它的旁边，耸起一座小城堡，有个地方宛若城门。朝里边望进去非常暗黑，丢进一块小石子到里边，发出幽远的水声，声音响亮清脆，很久才消失。绕着积石可以登上顶端，能够望到很远的地方，只见上面没有土壤，却从石缝中长出嘉树美竹，显得格外奇特坚实，那些树竹疏密相间，有的倒伏，有的挺拔，好像是聪明人精心设计安排在那里一样。

唉！我怀疑那创造万物的上帝究竟有没有已经很久了。及至到这里看见了那些奇妙的景物，愈加认为确有造物者存在。但又深感奇怪，造物者为什么不把像小石城这样的奇妙美景安放在中原地区，却偏偏设置在这偏僻荒远的地方，以致历经千百年，得不到一次向世人显示它奇妙美景的机会，这实在是费力而毫无用处的事，造物者似乎不应该这样做，那么，造物者果真是不存在吧？有人说：“这美景是造物者用来安慰那些贤明而受到屈辱被贬到这里来的人的。”也有人说：“这里的天地灵秀之气不造就卓越的伟人，只造就了这些秀丽的山川景色，因此楚国南部缺少杰出的人才而独多这些奇妙的石头。”对这两种说法，我都不相信。

##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

古之州治，在浔水南山石间。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东西皆水汇。

北有双山，夹道崭然，曰背石山，有支川，东流入于浔水。浔水因是北而东，尽大壁下。其壁曰龙壁。其下多秀石，可砚。

南绝水，有山无麓，广百寻，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甑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驾鹤山，壮耸环立，古州治负焉。有泉在坎下，恒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类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独立不倚。北沉浔水濑下。

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积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众。东西九十尺，南北少半。东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则廓然甚大。无窍，正黑，烛之，高仅见其宇，皆流石怪状。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临大野，飞鸟皆视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于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怪，多楮，多篔簹之竹，多橐吾，其鸟，多秭归。

石鱼之山，全石，无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鱼，尤多秭归。西有穴，类仙弈。入其穴，东出，其西北灵泉在东趾下，有麓环之。泉大类鞞雷鸣，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涧，因伏无所见，多绿青之鱼，多石鲫，多儵。雷山，两崖皆东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云气，作雷雨，

变见有光。祷用俎鱼、豆彘、■形、糈糗、阴酒，虔则应。在立鱼南，其间多美山，无名而深。峨山在野中，无麓，峨水出焉，东流入于浚水。

【译文】

古时候柳州的州治在浚水南岸的石头山之间。现在迁到北岸，四面皆有河流环绕。

州治北面有两座山，两山之间有一条山路，山路两旁的山高而陡，名叫背石山。有一条支流，往东流入浚水。浚水由此从向北流转为向东流，下边都是大石壁。这大壁的名称叫龙壁。龙壁下边有很多美石，可以用来做砚台。

往南渡过水，有座笔立的山，山脚没有缓坡和林木，山周围有近千尺宽广，山高五丈，上下好像一样大小，这山名叫甑山。甑山的南边，全是大山，多数很奇特。向南再往西，有座山名叫驾鹤山，雄伟高耸呈环形挺立在那里，旧州治背靠着它。深坑下边有泉水涌出，水经常满着但不往外溢。南面有座山，正方形然而很高，好像一扇大屏风，所以就名叫屏山。它的西面是四姥山，山都一座座独立着，不傍不倚。驾鹤山的北面插入了浚水的水流湍急的浅石滩下。

州治西边是仙弈山，山的西边可以攀登。山上有洞，山洞里有像屏风的、有的像房间、还有像屋檐。在屋檐下，溶石流下来成各种形状，有像人的肺和肝的，有像莲蓬的，有的沉积在下面，像人、像鸟、像各种器具物品，非常多。溶洞的东西长九十尺，南北宽约为长的一半。从东面上去进入小洞，约有二十尺，显得挺空阔很大。洞顶没有孔，很黑，点上蜡烛照明，只看到高处像屋檐一样，都是溶石流下来形成的奇形怪状的东西。从石屏风南边的石室中进入小洞，上

去三尺多，开始时洞内一片漆黑，向前走一会忽然十分明亮，到了上室。由上室再上去，又有一个洞，从洞北出去，面对一片广阔的原野，洞口很高，群鸟在下边飞翔，都只能看到它们的背部。最初登上仙弈山的人，发现上面有一幅石棋盘，黑石头上有红色纹理，共有十八道，可以对弈，因此这座山叫仙弈山。山上有很多怪柳、楮树，还有大竹子窠窠和草药山紫菀。这里的鸟，多数是杜鹃。

石鱼山是一整块石头，不仅仅没有大树，连大草也没有，山不大但很高，它的形状就像一条立在那里的鱼，在这里杜鹃鸟特别多。山西面有个山洞，有些跟仙弈山相类似。进入它的洞里，从东边可以出来，山洞的西北有灵泉在东面的山脚下，有树林环绕着它。泉声很大，像车轮滚动，像雷鸣阵阵，向西奔流二十尺，有漩流，因为潜伏在石洞下，所以看不见。石涧里多青绿色的鱼和大鲫鱼，还有很多鲦鱼。

雷山，两崖在东西两边，雷水从两崖之间流出。在两崖中间积蓄成的水塘叫雷塘，在塘上有云气升起，能形成雷雨，还有闪闪电光，变化不定。到雷塘求雨时，在祭祀用的礼器中放上鱼、全猪、肉脯、羹肴，还有上好的精白米、水酒，进行祈祷，如果虔诚就会有应验。在石鱼山南面，这中间有很多秀美的山，这些山没有名字但很幽深。在原野中间，还有一座峨山，没有山坡和树木，峨水从峨山流出，向东流进了浔水。

## 柳宗元文集卷三十

### 书明谤责躬

#### 与杨京兆凭书

月日，宗元再拜，献书丈人座前：

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诲，壮厉感发，铺陈广大。上言推延贤隗之道，难于今之世，次及文章，未以愚蒙剥丧顿瘁，无以守宗族复田亩为念，忧悞备极。不唯其亲密故旧是与，复有公言显赏，许其素尚，而激其忠诚者。是用踊跃敬惧，类向时所被简犊，万万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献左右。

大凡荐举之道，古人之所谓难者，其难非苟一而已也。知之难，言之难，听信之难。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有有之而乐言之者，有无之而工言之者，有无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虽舜犹难于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汉光武，冯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尹纬为令史。是皆终日号鸣大吒，而卒莫之省。无之而工言者，贼也。赵括得以代廉颇，马谡得以惑孔明也。今之若此类者，不乏于世。将相大臣闻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无之而不言者，土木类也。周仁以重臣为二千石，许靖以人誉而致三公。近世尤好此类，以为长者，最得荐宠。夫言朴愚无受害者，其于田野乡间为匹夫，虽称为长者可也。自抱关击柝以往，则必敬其事，愈上则及物者愈大，何事无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长者，可以为大官”，类非古之所谓长者



也，则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岩廊之上，蒙以绂冕，翼以徒隶，趋走其左右，岂有补于万民之劳苦哉！圣人之道，不益于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难。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讷”，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则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间。是将曰：“彼诚知士欤？知文欤？”疑之而未重，一间也。又曰：“彼无乃私好欤？交以利欤？”二间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慕我哉？兹拂吾事。”三间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难；言而有是患，故曰听信之难，唯明者为能得其所以荐，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听，一不至则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听之难，而不务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而不舍，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虽无有司，而士可以显，则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预备而熟讲之，卒然君有问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无以应之，则大臣之道或阙，故不可惮烦。

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探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后生为文，希屈、马者，可得数人；希王褒、刘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陆机、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后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无所取信，杰然特异者，乃见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当世，叔仲鼎列，天下号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断于古书老生，直趣尧舜之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难有也。然则文章未必为士之末，独采取何如尔！宗元自小学为文章，中间幸联得甲乙科第，至尚书

郎，专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为文之道。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吴武陵来，美其齿少，才气壮健，可以兴西汉之文章，日与之言，因为之出数十篇书。庶几铿锵陶冶，时时得见古人情状。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谭亦云：亲见扬子云，容貌不能动人，安肯传其书？诚使博如庄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轲，壮如李斯，峻如马迁，富如相如，明如贾谊，专如扬雄，犹为今之人笑，则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观之，古之人未始不薄于当世，而荣于后世也。若吴子之文，非丈人无以知之。独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学，无以尽训沽风雅之道，以为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败，不能远骋高厉，与诸生摩九霄，抚四海，夸耀于后之人矣。何也？凡为文，以神志为主。自遭责逐，继以大故，荒乱耗竭，又常积忧恐，神志少矣，所读书随又遗忘。一二年来，痞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常。毳毳然骚扰内生，霾雾填拥惨沮，虽有意穷文章，而病夺其志矣。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灾，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徒跣走出，坏墙穴牖，仅免燔灼。书籍散乱毁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尽意于笔砚，矻矻自苦，以危伤败之魂哉？

中心之悃悃郁结，具载所献《许京兆丈人书》，不能重烦于陈列。凡人之黜弃，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独以无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质无所入，苟焉以叙忧栗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于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无似，亦尝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号为大族，五六从以来无为朝士者，岂愚蒙独出

数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过矣，宠已厚矣。夫知足与知止异，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禄位，亦所未能。今复得好官，犹不辞让，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进。如其不至，则故无憾，进取之意息矣。身世子然，无可以为家，虽甚崇宠之，孰与为荣？独恨不幸获托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余年。尝有一男子，然无一日之命，至今无以托嗣续，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今之汲汲于世者，唯惧此而已矣！天若不弃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犹望延寿命，以及大宥，得归乡间，立家室，则子道毕矣。过是而犹竞于宠利者，天厌之！天厌之！丈人旦夕归朝廷，复为大僚，伏惟以此为念。流涕顿颡，布之座右，不任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译文】

某月某日，宗元恭恭敬敬地把这封信呈献给您：

仆人胡要返回来复命，捧读您教诲我的书信，词意慷慨激昂，内容丰富，使我十分感动，受教不浅。您首先讲到推荐选拔贤才的原则和方法，很难在现在推行；其次讲到文章；最后对于我遭到贬斥，困顿愁苦，不能保持宗族的传统和重整田园家业表示关切，忧伤怜惜，无微不至。您不只把我当作亲密的亲戚和世交加以称赞，还用公正的言论给我以明显的奖誉，称许我的平生志向，激励我的忠诚之心。因此，我欢欣鼓舞，敬仰畏惧，比读您以前写给我的书信，又超过了万万倍。所以，我大胆地把我的想法全都讲出来，呈献给您的左右。

大体上举荐人才的原则和方法，古人所说的难，它的难处并非只是一种而已。了解人才难，向人推荐人才难，听信

别人的推荐也难。有的人确有真才实学却耻于向别人说，有的人既有真才实学又乐于向别人讲，有的人并无真才实学却善于自我吹嘘，有的人没有真才实学也不随便吹嘘自己好像确有才学似的。有真才实学而耻于向别人说的，这是上等人才。就是像虞舜那样的圣贤还会感到难于了解他。孔子也说过：“如果以貌取人，就会漏掉像子羽这样有才德的人。”不如舜和孔子的人，却说自己有知人之明而没有差错，那是不可信的。有真才实学而又向别人讲的，这是次一等。像汉光武那样有德行的君主，不能任用冯衍；尹纬的才能比得上王猛，苻坚却只让他当个令史这样的小官。这些人都是终日大喊大叫，却始终没有被觉察。没有真才实学却善于自我吹嘘的，那是祸国殃民的家伙。赵括借此代替廉颇为将，马谡借此迷惑了孔明。现在像这样的人，在社会上确实不少。认为将相大臣们听到他们的话必定能分辨出来，那也是不可信的。没有真才实学而默不作声，像土块木头一样。周仁只因为是前朝的重臣，就享受二千石的厚禄；许靖只因为有人称誉，就位至三公。近世特别喜欢这种人，认为他们是“长者”，因而最容易得到举荐宠幸。人们说老实愚笨的人没有害处，如果他们只在乡村里作为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即使称他们为“长者”，也是可以的。但从那些地位低微的小吏开始，都必须认认真真办好自己份内的事，地位愈高对社会的影响就愈大，又何必一定要任用那些愚蠢无用的人呢？现在人们常说“某人是长者，能够当大官。”大抵都不是古人所说的“长者”，都一定是一些跟土块木头差不多的人物罢了。捧着泥塑木雕的东西放在朝廷上，给他们穿上礼服，配给仆从护卫，在他们的身边奔走，这难道对解救百姓的劳苦

能有什么好处吗？圣人之道不能对社会的实用有益，都是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说了解人才是件难事。孔子说：“仁人，他们说话是很慎重的”，孟子反对“向跟自己思想不一致的人进言”。既然别人不相信我，我却向他推荐人才，一定会产生三种隔阂：他会说：“那个人果真了解人才吗？懂得文章吗？”怀疑我的话而未能重视我的推荐，这是一种隔阂；还会说：“他是不是出于个人的爱好？是不是由于利害关系而互相勾结呢？”这是第二种隔阂；还甚至会说：“他是对我不满而在陷害我的吧？这会破坏我的事业。”这是第三种隔阂。因为畏惧这三种隔阂而不敢说话，所以说向别人推荐人才是件难事。虽然有人推荐了但听的人有这些担心，所以说能听信别人的推荐是件难事。只有明达事理的人，才懂得怎样举荐人，懂得怎样向人进言，懂得怎样听信别人的推荐，如果这三项中有一项办不到那就不会有希望。但是君子并不因为推荐和听信别人推荐的困难，因而不致力于选拔人才。人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啊。如果这个官吏不相信我的推荐，我对了解的这个人才也不因此放弃不管，那么一定会有相信我的人。如果了解那个人才，就是没有官吏能相信，那个人也能够显扬于世的；假如我一旦掌握了用人的权利，那他一定会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了。所以朝廷的公卿大臣的最大职责，无过于访求人才了。如果对人才不事先精心考虑好，突然之间君主有所询问，宰相有所咨询，官吏有所要求，那岂不是就无法应付了。那样，大臣的职责就有所欠缺，所以不能怕麻烦。

当前世人评论士人，先从文章着眼。文章本来是士人的末技，然而在文章中有作者提出的观点，通过末技却能把握

他的根本思想，能掌握十分之七八，因此不能轻易忽视。自古以来文士数量之多，没有超过今天的。现在的年轻人中，写文章追踪屈原、司马迁的可以找出几个来；追踪王褒、刘向的可以找出十几个来；至于追踪陆机、潘岳一流的人，那就为数众多，到处都是。如果大家都坚持这样去做，那么就会出现文章大盛的情况，为空前未有。这一点要到后代才能了解，如今那些孤陋寡闻目光短浅的人的看法，是不足为凭的；只有那些杰出的不平凡的人，才能看到这些。您因为精通文律与当代的士人交往，跟您的两个弟弟鼎足而三，天下人都称赞你们是文章家。现在又生了个敬之，他就是追踪屈原、司马迁那些人中的一个。天下正值承平无事的时候，当前的文士都能首先探讨治理国家的大道理。他们所讲的道理并不完全按照古书上和前辈学者的说法来判断，而是直接寻找尧舜之道和孔氏之志，把它阐明出来，这又是古代所难以做到的事啊！既然文章未必就是士人的末技，只看怎样去采取选择罢了！我从小就学作文章，中间有幸接连中了进士和博学宏词科，及至做了礼部尚书员外郎，专门掌管百官的章奏，然而没有能够深刻懂得写好文章的方法；自从贬官以后，闲居无事，阅读诸子百家著作，纵览古今，才稍稍懂得文章的好坏。去年，吴武陵来到这里，我看重他年纪轻、才气足，能够复兴西汉时那样的文章，每天跟他交谈，于是为他选出了数十篇文章，希望他反复诵读、揣摩，时时从中看出古人的情态。那些古人也是人，跟我们那会有多远的相差呢？一般说来，跟别人可以谈论古人古事，但不能谈论今人今事。桓谭也说过：“人们亲眼见过扬子云，他的容貌没有什么动人的地方，怎么愿意传授他的书呢？”即使是思想开

阔像庄周，哀时伤国像屈原，文思奥妙像孟轲，文势雄壮像李斯，风格峭峻像司马迁，文词富丽像司马相如，明达事理像贾谊，学有专长像扬雄，如果他们都是现在的人，那么世上认为他们的文章高明的人也就很少了。由此看来，古代人也未尝不是被当时的人所轻视，然而为后世的人所尊重。像吴武陵的文章，不是您，别人是不会了解他的。我只是担心世上那些才高的人，不肯坚持学习，不能完全懂得解释古籍的原理和文学创作的规范，造成一代文学的繁荣；至于我自己，才力欠缺亏损，不能远驰高飞，跟那些后生那样，直冲云霄，按临四海，向后代夸耀自己的才能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大凡能写好文章，精神与意志起着支配作用。自从遭到贬斥放逐后，接着遇到母亲病故的事，意志荒乱，精神耗竭，又常常积聚着忧虑恐惧，神志已经不足了，读过的书随即忘记。近一两年来，腹部的痞块更加肿大，加上其他的疾病，行动举止已不正常。眼前模糊，感到眼内有什么东西在骚扰，好象天空里充满尘雾似的浑浊不清，内心抑郁凄惨。虽然有意探求文章的奥秘，但是疾病已夺走我的意志了。每当听到别人谈话声大一点，就感到血气上冲，内心震恐，即使用手抚摸胸口按着胆区，还是不能止住。再加上永州多火灾，五年之内，我家四次遭到大火。我光着双脚从火中逃走，毁墙破窗，才仅仅免于烧死。书籍散乱毁坏，不知去向。因此一遇火警，便整天心绪茫茫，连话都说不出来，又怎能专心写作，劳苦不休，自讨苦吃，以危害我这被摧残的灵魂呢？

我心中那种至诚郁结的情况，已经详细地写在我献给许孟容前辈的信中了，不再在您面前罗嗦陈述。一般人遭到贬

斥摈弃后，都迫切希望有为国效力的机会，然而我却独独没有这种念头。我自认为罪过重大，难以赦免；才学资质又没有特殊的地方，能苟且生活着，把自己忧伤恐惧的心情畅快地倾吐一番，那就十分有幸了，岂敢还有其他的念头？我想先父禀性孝顺，遵行直道，在这两方面都高出天下之人。他两度入朝当官，官阶只到六品；我这个不肖的儿子，也曾两度入朝当官，也达到六品了，我有什么资格承受这种地位呢？况且柳氏号称是个大族，跟我五六代前同一祖先的堂兄弟们都没有入朝当官的，难道我独独超出几百人之上吗？因此我自己思量了一下，从官阶来说，已超过我的才能了，从恩宠来说，已是很优厚了。知足和知止是不同的，我已经知足了。假如就此为止，不再进取，不再接受朝廷的禄位，也是我不能办到的，今后如能得到好的官职，我还是不会推让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跟别人比较一下，我还是有条件去求进取的。如果得不到好官职，那本来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因为我求进取的志向已经消磨尽了。我身世凄凉，孤独无依，没有能够栖息的家室，即使朝廷有朝很重用我，谁来与我共享这种荣誉呢？只恨自己不幸，虽然蒙承见爱，和您的女儿结婚，但她早已去世，我现在已寡居十多年了。她曾经生过一个男孩，只是生下不久就死了，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后嗣可以寄托，怨恨痛惜之情，常常存在心中。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现在还忙忙碌碌生活在世上，就是只怕没有后嗣罢了。如果老天爷不忘先父的德行，使我不绝后嗣，或者还有希望延长我的寿命，赶上大赦，能返回故乡，成立家室，那么做儿子的职责也就算完成了。除此之外，如果还想争取什么恩宠利禄，天也不会容我！天也不会



容我！您不久会回到朝中，再当大官，我希望您把我的心事记在心中。我流泪叩头把我的心里话向您陈述，我内心对您感激不尽。宗元再拜。

## 柳宗元文集卷三十一

### 书

#### 与吕道州论《非国语》书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覈，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

吾自得友君子，而后知中庸之门户阶室，渐染砥砺，几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则恐而不敢。今动作悖谬，以为僂于世。身编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穷也，而施乎事者无日，故乃挽引，强为小书。以志乎中之所得焉。

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虤，好诡以反伦，其道舛逆。而学者以其文也，咸嗜悦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经，则溺其文必信其实，是圣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当后世之讪怒，辄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谬。凡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国语》。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难明而习俗之不可变也，如其知我者果谁欤？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后之来者，则吾未之见，其可忽耶？故思欲尽其瑕■，以别白中正。度成吾书者，非化光而谁？辄令往一通，惟少留视役虑，以卒相之也。

往时致用作《孟子评》，有韦词者告余曰：“吾以致用书示路子，路子曰：‘善则善矣，然昔人为书者，岂若是摭

前人耶？”韦子贤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摭《孟子》，盖求诸中而表乎世焉尔。”今余为是书，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犹出乎是，况不及是者滋众，则余之望乎世也愈狭矣，卒如之何？苟不悖于圣道，而有以启明者之虑，则用是罪余者，虽累百世滋不憾而恶焉！于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厉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译文】

四月三日，宗元陈述如下：化光足下：近代论说治国之道的人很多，然而遵循大中之道发挥出来的却一个也没有。他们中间有些人的言论是根据儒家学说，迂回曲折，漫无边际，不知道都讲到什么地方去了；有的虽然比较接近实际，然而苛刻严峻，不留余地，终于不能与大道息息相通；更严重的是，还有的喜欢发表奇谈怪论胡说八道，推崇天地引出神鬼，自以为玄妙神奇，仿佛进入了化境，然而最后导致虚无不可捉摸。所以说大中之道不能显扬于天下，而在学者中间真正懂得大中之道的人也极少了。

我自从跟您交了朋友，然后才懂得研究“中庸之道”的门经，不断薰陶和深入钻研，几乎掌握了“中庸之道”的真谛。虽然我常常想著书立说传于后世，但又顾虑重重不敢动手。现在我的行动与时世不合，以至被世人嘲笑侮辱，自身被编进蛮夷的行列，姓名被列入囚犯的名册。看来我的政治主张是行不通了，要想实行这政治主张更是没有日子了，所以凑合着摘引一些前人的言论，勉强编写成这本小书，记下我的心得体会。

从前我读《国语》的时候，很不满它的词藻华丽而内

容庞杂，喜欢谈神说怪违反常理。它的思想错乱违背常理，然而读书人因为它的文采华美，都很喜欢它。佩服并攻读它的人，甚至把它比作“六经”。沉迷在它华丽的文采中就必然会相信它的内容，这样，圣人的大中之道就被掩盖了。我不知哪来的勇气令我不能抑制自己，竟宁遭后世人的讥笑和斥责，就来驳斥《国语》中的谬说，以纠正世人的错误看法。一共写了 26 篇，取名叫《非国语》。写成后，连日闷闷不乐，因为我深感大中之道不易阐明而世俗的看法很难改变，真正了解我的是谁呢？凡是今天已通晓大中之道的人，诚然是能够了解我的；后来的人，我没法看到他们，难道这样就可以忽视他们吗？所以我想把这本书里的毛病一一找出来，拿来辨明真理。估计能帮助我完成这本书的，除了您还能有谁呢？现在我就派人送上一册，请您稍稍留意看一下并用心想一想，帮助我最后完成这本书。

以前李致用写了《孟子评》一书，有个叫韦词的对我说：“我把致用的书拿给路隋看了，他看后说‘好是好，然而以往写书的人，难道能这样挑剔古人吗？’”韦词同意路隋的话。我说：“致用写书的目的在于阐明大中之道，并不是故意挑剔《孟子》，只不过是探求正确的思想并把它公布在世人面前罢了。”现在我写这本书，对左丘明批驳得更厉害。像韦、路二人，本来是世上好发议论的人，却还说出这样的话来，何况在这个世上不及他们的人更多，那么我对世人的希望也就更小了。到底该怎么办呢？如果不违背圣人的道理，而且对有见识的人思考问题能有所启发，那么因为《非国语》而加给我种种罪名，就是百代千年长此下去，我也不悔恨不惭愧。在您看来怎么样？因为内心很激动，说出

来的话一定比较激烈，想来您不用仔细考虑就能理解我的心情的。宗元禀告。

## 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濮阳吴君足下：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为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

拘囚以来，无所发明，蒙覆幽独，会足下至，然后有助我之道。一观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视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轶如此之才，每以师道命仆，仆滋不敢。每为一书，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仆之所安处也。若《非国语》之说，仆病之久，尝难言于世俗。今因其闲也而书之，恒恐后世之知言者用是诟病，狐疑犹豫，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为当，仆然后敢自是也。吕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僻，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仆故为之标表，以告夫游乎中道者焉。

仆无闻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涂若蟪蛄然，虽鸣其音声，谁为听之？独赖世之知言者为准；其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仆又安敢期如汉时列官以立学，故为天下笑耶？是足下之爱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来言以污篋牍，此在明圣人之道，微足下仆又何托焉？不悉。宗元顿首。

### 【译文】

濮阳吴君足下：我写文章的时间已经很久了，然而在思想上却轻视它，没有专心去从事，认为这只不过像擅长下棋

一样罢了。所以在长安时，不拿这个去博取名誉，心想要把精力用在实际事业上，把辅助时政、造福于社会为宗旨。自从成为罪人以来，除了担惊受怕以外就是空闲无事，所以姑且又写起文章来了。但是辅助时政、造福于社会的主张，在今天无法实现，那么只好把它流传给后代了。如果文章缺少文采就流传不下去，既然如此，那么文采本是不可缺少的。

我自成为罪犯以来，不能再有什么建树，耳目闭塞，过着孤独的生活。恰逢您来到这里，然后才有支持我的精神力量。一看你的文章，我就感到心境开朗，眉目舒展，眼前顿时明亮，就像在深井下仰头看到正午的太阳光一样。您有如此超群出众的才能，还总把我当成老师，我尤其不敢当。我每写一篇文章，您必定大大夸奖和表扬，确实使我更加感到不安。至于《非国语》中的见解，我为它伤脑筋很久了，曾经认为很难对世俗之人讲述。如今趁着空闲把它写出来，又总担心后代有见识的人因这本书而对我职责非难，所以一直犹豫不决，把书藏起来不敢拿出来，拖了几个月才拿给您看。您竟认为正确，我然后才敢自己肯定。吕道州善于阐述圣人之道，也像您说的一样，想来这本书大概还有可取之处吧？著书写文章，如果专门追求华丽的文采，不顾客观事实，再添加许多虚妄离奇、荒唐无稽的东西，把它大肆夸张渲染，用华丽的文采来诱骗青年，最后让他们堕入邪门歪道，这犹如用华丽的锦绣来覆盖陷阱一样啊！如果不把真相揭露出来，那么失足跌落入歧途的人就多了。所以我特意把它标志出来，告诉那些爱好大中之道的人。

我默默无闻而且很浅薄，又处在贬谪受辱的地位，像生活在泥土里的蚯蚓和蚂蟥一样，虽然发出叫鸣声，有谁来听

呢？我只取世上有学识的人的评论为准，那些学识短浅不明是非而指责我的人，我是不会理睬的。我又哪里敢期望像汉代那样设置专门的学官来研究《非国语》，从而引起天下人的讥笑呢？因为您对我十分厚爱，我才这样说。前次送去的那套《非国语》，照您来信所说，就只好让它玷污您的书箱了。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阐明圣人之道，除了您，我又能托付给谁呢？宗元叩头。



## 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书，甚善，诸所称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庐父墓者所得石书，模其文示余，云若将闻于上，余故恐而疑焉。仆蚤好观古书，家所蓄晋、魏时尺牍甚具；又二十年来，遍观长安贵人好事者所蓄，殆无遗焉。以是善知书，虽未尝见名氏，亦望而识其时也。又文章之形状，古今特异。弟之精敏通达，夫岂不究于此！今视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书则今田野人所作也。虽支离其字，犹不能近古。为其“永”字等颇效王氏变法，皆永嘉所未有。辞尤鄙近，若今所谓律诗者，晋时盖未尝为此声。大谬妄矣！又言植松乌擢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经，难信。或者得无奸为之乎？

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树之”，而君子以为议。况庐而居者，其足尚之哉？圣人有制度，有法令，过则为辟。故立大中者不尚异，教人者欲其诚，是故恶夫饰且伪也。过制而不除丧，宜庐于庭；而矫于墓者，大中之罪人也。况又出怪物，诡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为利乎？夫伪孝以奸利，诚仁者不忍撻过，恐伤于教也。然使伪可为而利可冒，则教益坏。若然者，勿与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

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赞焉，固无阙遗矣。作东郭，改市鄜，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埴土、大木、陶甄、梓匠之工备，孽火不得作；化堕窳之俗，绝偷浮之源，而条桑、浴种、深耕、易耨之力用，宽徭、鬻货、均赋之政起，其道美矣！于斯也，虑善善之过而莫之省，诚恚之道少损，故敢私

言之。夫以淮、济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为病；然而万一离娄子眇然睨之，不若无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无出所置书，幸甚。宗元白。

【译文】

宗元陈述如下：元生来这里，捎来了你的信，很好；凡是他说到的事，在信里都已写得很详细了。元生又把在你的管辖地区内那个在父亲坟墓旁筑房子守孝的人所得到的石刻文字，临摹出来给我看，据说你好像想把这事向皇上报告，我对此感到不安与疑惑。我年轻时就喜欢古代书法，家里收藏晋魏时人手写的文书很完备。同时在二十年来，我看遍了长安城中那些喜欢收藏这类东西的贵族家里所藏的墨迹，几乎没有什么遗漏。因此善于识别书法，虽然不曾见到姓名，也看一眼就能辨认出它是哪个时期的。况且，文章的形式，古代和现代有很大差别。你这样精明、聪敏和博闻多见，对此哪能不深究！现在我们看到这所谓墓中石上刻的文字，上面署着的年号是“永嘉”，那种书法分明是现在的乡下人所写。虽然字迹已被故意弄得残缺不全，但还是不能接近古人，因为那里的“永”字等，显然颇有仿效王羲之写字用笔的变化方法，这都是永嘉时所不可能有的。那上面的文辞尤为粗俗，有些像现在的所谓律诗的样子，西晋时也不曾有这种诗体。这真是太荒唐了！又说到在墓旁栽上松树被乌鸦拔掉的怪现象，在那块地上挖土时发现了这一块石刻，更是荒诞不经，离奇难信。莫非其中有弄虚作假的吧？

况且，古代有这样的话：“葬，是藏的意思。”“在墓地上筑起高高的坟并种上树”，有学识有德行的人对这种作法提出了批评。何况在坟墓旁筑房子居住，这难道值得赞扬

吗？圣人早已制定了丧葬的制度，又颁布了有关法令，因此搞得太过份了，就是歪门邪道。所以坚守大中之道的人不崇尚怪异，教育人都希望人们能诚实，因此厌恶矫揉造作和弄虚作假。超过了制度规定的守孝期限还不除丧恢复正常，应该居住在厅堂里，却故意住到墓地上去，这是大中之道的罪人。何况又造出怪物，拿神鬼来进行诈骗，触犯了国家的法制，借此去牟取利益呢？对于假装尽孝去牟求利益的事，确实是讲仁爱的人不忍揭发加害的，担心那样会有伤于教化。然而如果使弄虚作假的事可以做，利益可以骗取，那样恐怕更有伤于教化。像这样的事，不去理睬它是可以的，把它掩盖下来不让大家知道是可以的。

因为韦大夫的政治措施好，你尽力赞助他，本来没有什么欠缺遗留的。你们修建东西的城廓，改建城里的商业区，拆除用竹子茅草搭建的居室，备齐了砖瓦、木材和泥瓦匠、木匠等，建成瓦房后，火灾就不易发生了。你们改变败坏的风俗，杜绝苟且偷安和游手好闲的根源，使百姓尽力于采桑、浸种、深耕、间苗和除草等农业劳动；你们还实行减轻徭役，节约钱财，平均赋税等政治措施，这些做法都非常好！对于墓中石书这件事，我担心你过于喜欢奖励好事而没有察觉它的真相，使诚实谨慎之道稍受损害，所以冒昧地在私下里提出看法。像淮河、济水那样清澈的河流，有个像秋毫那样小的污点，本来算不得什么毛病；不过万一有离娄子那样目光敏锐的人一眼就看清了，那毕竟不如没有这种事痛快。我想你还是暗中了解这件事，不要把所藏的所谓墓中石书公布出来，那真是万幸。宗元奉告。

## 与友人论为文书

古今号文章为难，足下知其所以难乎？非谓比兴之不足，恢拓之不远，钻研之不工，颇■之不除也。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

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赜，虽有芜败，则为日月之蚀也，大圭之瑕也，曷足伤其明黜其宝哉？且自孔氏以来，兹道大阐。家修人励，刑精竭虑者，几千年矣。其间耗费简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数乎？登文章之■，波及后代，越不过数十人耳。其余谁不欲争裂绮绣，互攀日月，高视于万物之中，雄峙于百代之下乎？率皆纵舆而不克，踟躅而不进，力蹙势穷，吞志而没。故曰得之为难。

嗟乎！道之显晦，幸不幸系焉；谈之辩讷，升降系焉；鉴之颇正，好恶系焉；交之广狭，屈伸系焉。则彼卓然自得，以奋其间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荣古陋今者，比肩迭迹。大抵生则不遇，死而垂声者众焉。扬雄没而《法言》大兴，马迁生而《史记》未振。彼之二才，且犹若是，况乎未甚闻著者哉！”固有文不传于后祀，声遂绝于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难。而为文之士，亦多渔猎前作，戕贼文史，抉其意，抽其华，置齿牙间，遇事蜂起，金声玉耀，诳聋瞽之人，徼一时之声。虽终沦弃，而其夺朱乱雅，为害已甚。是其所以难也。

间闻足下欲观仆文章，退发囊笥，编其芜秽，心悸气动，交于胸中，未知孰胜，故久滞而不往也。今往仆所著赋颂碑碣文记议论书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为一通，想令治书苍头吟讽之也。击辕拊缶，必有所择，顾鉴视其何如耳，

还以一字示褒贬焉。

【译文】

自古至今，大家都认为写文章是一件难事，您知道难在什么地方吗？不是指运用表现手法不完善，也不是指意境开拓不高远，或构思炼句不精巧，更不是指文理不通的毛病没有去掉。在写文章时，要具有某种独到的见解是很困难的，要了解文章的优劣那就更加困难了。

如果能够得到某种高明的见解，探索某种深刻的道理，那么即使文章中夹杂着败笔，那也是只像日月出现亏蚀和宝玉上有斑点一样，哪能损害它的光辉、降低它的珍贵价值呢？况且从孔丘以后，写文章的学问大大昌盛起来。形成家家学习、人人勉励、绞尽脑汁、竭力思考的风气，已经近一千年了。在这段时间里，耗费了大量笔墨纸张、呕心沥血的人，难道可以数得清吗？但是载入史册，对后代有影响的人，只不过几十个人罢了！其余那些人，谁不想把文章写得精美绝伦，争先恐后攀登文坛高峰，凌驾于万物之上，称雄于百代之后呢？但大多全力以赴不能达到希求的目的，徘徊着不能前进，以至精疲力竭、处境艰难，至死也没有实现愿望，所以说在写文章中要具有某种独到见解是很困难的。

唉！正确的主张是否行得通，在于一个人的遭遇好坏；一个的言谈是否有力，在于他的地位高低；评论别人的文章是否正确，在于他的爱憎如何；一个人的交往范围广窄，在于他是否得志。那么那些具有突出的独到见解并在文坛上奋发有为的人，他们的文章是否完全符合人们的口味，这还是难以预料的。何况厚古薄今的人，在社会上层出不穷，因此一般说来生前怀才不遇，死后却享有盛名的人就很多。扬雄

去世后，他的《法言》才在社会上盛行；司马迁活着的时候，他的《史记》并不被人重视。他们这两个有才学的人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不太闻名的人呢？这里边确实有文章不能流传到后代，名声在社会上埋没的人，所以说要了解文章的优劣就更加困难了。而且那帮写文章的人，也多喜欢剽窃前人的作品，割裂古代的文史，从中断章取义，摘抄词藻，把它挂在嘴巴上到处炫耀，遇到有什么重大事情就蜂涌而起，写一些华而不实的文章，来欺骗那些见识短浅的人，博取一时的声誉。虽然他最终难免沦没和被唾弃，但那种以假乱真的作法却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恶果。这就是造成前面所说两难的原因。

近来听说您想看我的文章，我回去后打开书箱，整理那些不成样子的作品，紧张和激动的心情，交织在我的心头，竟分不清哪一篇为好，所以耽搁了很久，一直没有把文章送上。现在我把以前写的赋、颂、碑、碣、文、记、议、论、书、序等几类文章，一共选了 灑篇，合成一卷送上，想来您会让管理书籍的奴仆吟咏诵读的。这些低级粗糙的东西，也许还有可以采择之处，只在您怎样鉴别对待罢了，希望用一字表示褒或贬回复我。

## 柳宗元文集卷三十二

### 书

#### 答元饶州论政理书

奉书，辱示以政理之说及刘梦得书，往复甚善。类非今之长人者之志。不唯充赋税养禄秩足己而已，独以富庶且教为大任。甚盛甚盛！

孔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然则蒙者固难晓，必劳申谕，乃得悦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贫病者，而不益富者税，此诚当也。乘理政之后，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后，其可尔邪？夫弊政之大，莫若贿赂行而征赋乱。苟然，则贫者无货以求于吏。所谓有贫之实，而不得贫之名；富者操其赢以市于吏，则无富之名而有富之实。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则将信其故乎？是不可惧挠人而终不问也，固必问其实。问其实，则贫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赋矣，安得持一定之论哉！若曰止免贫者而富者不问，则侥幸者众，皆挟重利以邀，贫者犹若不免焉。若曰检富者惧不得实，而不可增焉，则贫者亦不得实，不可免矣。若皆得实，而故纵以为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今富者税益少，贫者不免于捃拾以输县官，其为不均大矣。然非唯此而已，必将服役而奴使之，多与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出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劳苦，或减除其税，则富者以户独免，而贫者以受役，卒输其二三与半焉。

是泽不下流，而人无所告诉，其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经界、核名实，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

夫富室，贫之母也，诚不可破坏。然使其大幸而役于下，则又不可。兄云惧富人流为工商浮窳，盖甚急而不均，则有此尔。若富者虽益赋，而其实输当其十一，犹足安其堵，虽驱之不肯易也。检之逾精，则下逾巧。诚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产为征，故有“杀畜伐木”之说。今若非市井之征，则舍其产而唯丁田之间，推以诚质，示以恩惠，严责吏以法，如所陈一社一村之制，递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实？不得其实，则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须一定制，而后兄之说乃得行焉。蒙之所见，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谁耶？理欤，弊欤？理，则其说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说其在可用之数乎？

因南人来，重晓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议，愿同梦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圣人大中之法以为理。饶之理，小也，不足费其虑。无所论刺，故独举均赋之事，以求往复而除其惑焉。不习吏职而强言之，宜为长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则无以来至当之言，盖明而教之，君子所以开后学也。

又闻兄之莅政三日，举韩宣英以代己。宣英达识多闻而习于事，宜当贤者类举。今负罪屏弃，凡人不敢称道其善，又况闻之于大君以二千石荐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于直道，斯古人之所难，而兄行之。宗元与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驰者也，兄一举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见叔向，今而预知斯举，下走之大过矣。书虽多，言不足导意，故止于此。不宣。宗元再拜。



【译文】

接到来信，承蒙您把关于施政治理百姓的见解告诉我，又附来刘梦得与您讨论这个问题的信，你们来往的信件都很好，大多不像当前的那些官吏们的看法。不是只想着收足赋税、供给官吏的俸禄和自己的用度充足而已，还特别重视繁荣经济、繁衍人口和推广教化为重任，太好了，太好了！

孔子说：“我跟颜回谈了一整天，他从来不提出不同意见，好像很愚笨。”这样看来，除非像颜回那样悟性高的以外，笨人本来就很难领悟，必然要有劳反复开导，才能心悦诚服。因此我还有一个疑问要提出来请教。吾兄所说的免除贫苦人家的赋税。又不增加富人的赋税，能够这样，确实很得当。如果遇到前任政治清明，当然非这样做不可；但不幸碰上前任政治腐败，难道还能这样做吗？腐败的政治最为严重的，没有超过贿赂流行而乱征收赋税了。假如这样，那么贫苦的人没有钱去贿赂官吏，这就会造成实际上贫苦却不能被当作贫苦人对待；富人可以拿出他们多余的钱财去买通官吏，那么没有被当作富人看待而实际上却很富裕。这样一来，贫苦人会从而更加贫困、因饥饿而死丧逃亡却没有人理会，富人会因此更加恣意横行、挥霍无度而无所顾忌。吾兄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么也会相信过去所定的贫富等级吗？这可不能因为怕引起民间的纠纷而始终不去查问，自然必须去查问实际情况。查问清了实际情况，那么穷人自然就能够获得免税，而富人也就自然应该增税了。哪能坚持一种观点而一成不变呢？如果说只减免穷人的赋税而不查究富人，那么侥幸漏税的人就多了。富人都用重金去贿赂官吏，求得减免，真正的穷人还是不能免税。如果说考察富人怕不

能得到实际情况，不能增加税收，那么考察穷人也一样因为不能得到实际情况而不能免税。如果对贫富的实际情况都了解了，却故意放任不管，以致造成了负担不均，那又是为什么呢？孔子说：“不担忧人口、土地少，而担心处事不均平；不担忧收入少，而担心人民不安。”现在富人负担的赋税越来越少，穷人却不得不东拼西凑向朝廷交纳赋税，这就是严重的不均。然而还不止如此而已，富人一定会迫使穷人为他们服役并把穷人当奴仆来驱使，把大量的田地出租给穷人而收取他们收获的一半为租子，有的还发放高利贷，收取两倍到三倍的利息。皇上思念百姓的劳苦，有时减免他们的赋税，那又只是那些有户籍的富人得到好处，那些穷人因依附于富户并受到奴役，到头来要向富人缴纳两三倍的利息和一半的租子。这样，皇上的恩泽到不了下面，而百姓又无处可申诉，这就成为最大的不安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对人们占有田地的情况进行一次清查，核对贫富的名实是否相符，却认为暂时难以进行改革，难道就能治理好吗？

富户是穷人赖以生存的根本，确实不能破坏。然而让他们太侥幸地剥夺奴役下面的人，那也是不应该的。吾兄说担心富人因增税而不再经营土地，变成工商一类游手好闲的人；那是由于对富人的增税操之过急而又分派不均，才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富人虽然增加了赋税，然而他们实际缴纳的只抵他们租子收入的十分之一，还能够安居乐业，这样虽然你要赶他离开土地，他也不肯改业。考察田亩越精细，那么下边富人捣鬼的办法也就越巧妙，这确实如同吾兄在信所说的那样。管子不也愿按照人们的资产来征税，所以说向饲养六畜的人征税是逼人杀畜，向种树的人征税是逼人伐木。

如今假使除工商业税收外，就不按财产而只问劳力和土地多少来征收赋税，以开诚布公的态度相待，表示不过于苛求，严格要求官吏遵守法令，按照您所说的那样一社一村落实税额的办法，层层进行实际考察，哪有不能掌握贫富实际的情况？如果这样还不能查实贫富的情况，那么，您说的一社一村的办法也不可行了。这就是说，如果碰上前任政治腐败，必须把既定的制度加以划一，然后吾兄的见解才行得通。以我的愚昧认识，不过如此而已。永州因为处在偏僻的角落里，很少知道外界的事。吾兄是接任谁的？他在任期间，治理得很好呢，还是很腐败？假如治理得很好，那么您的主张可以行得通，如果他在任时政治腐败，上述愚见也许在可以采纳之列吧？

如果有人来南边，请开导我一次。其他都很好，我就不必多说了，同意刘梦得所说的。吾兄精通《春秋》，采用圣人的大中之道作为施政的指导思想。治理饶州，对您来说是小事，用不着费多少心思。我没有可以评议的，因此只提出平均赋税这件事，希望借此能得到您的再次开导解除我的疑惑。我不熟悉当官的职责而勉强发表些意见，被长辈讥笑是恰当的，然而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就无从得到您的正确指教。用讲清道理的方法来教育后人，这本来就是有学问有道德的人用来开导后辈学者的。

又听说您到职三天，就推荐韩宣英来代替自己。宣英见多识广，而且熟悉政治，应该受到贤明的人推荐。如今他遭受罪名被贬斥，人们都不敢称道他的好处，何况向皇上报告，推荐他当州刺史呢？这真是世上少有的非凡胆识和敢于坚持正义的行为，这是古人也很难做到的，而吾兄却这样做

了。我和宣英同罪，都是不合时世的人，因此，吾兄这一推荐连我也受惠不浅。从前祁大夫不见叔向是表明他替叔向求情完全出于公心，如今我却早已知道了这件事，这是我的很大过错。这封信虽然写得不短，但这些话仍然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意思，所以也就不多罗嗦了。宗元致敬。

## 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

奉二月九日书，所以抚教甚具，无以加焉。丈人用文雅，从知己，日以■大府之政，甚适。东西来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为倡焉。”敢再拜祝贺。

宗元以罪大摈废，居小州、与囚徒为朋，行则若带纆索，处则若关桎梏，彳亍而无所趋，拳拘而不能肆，槁然若枿，隤然若璞。其形固若是，则其中者可得矣，然犹未尝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誉山泽之臞者，以为寿且神，其道若与尧、舜、孔子似不相类焉，何哉？又曰：饵药可以久寿，将分以见与，固小子之所不欲得也。尝以君子之道，处焉则外愚而内益智，外讷而内益辩，外柔而内益刚；出焉则外内若一，而时动以取其宜当，而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获是而中，虽不至耆老，其道寿矣。今夫山泽之臞，于我无有焉。视世之乱若理，视人之害若利，视道之悖若义；我寿而生，彼夭而死，固无能动其肺肝焉。昧昧而趋，屯屯而居，浩然若有余，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己独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谓夭也，又何以为高明之图哉？

宗元始者讲道不笃，以蒙世显利，动获大僇，用是奔窜禁锢，为世之所诟病。凡所设施，皆以为戾，从而吠者成群。己不能明，而况人乎？然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大都类往时京城西与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时所执，推而大之，不为方士所惑。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则圣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陈矣。不宣。宗元再拜。

【译文】

捧读二月九日的来信，您对我的安慰和教诲很周全，真是无微不至。您凭着渊博的学识跟随着知己的上级，使贵处的政治一天天趋于敦厚，十分恰当如意。从东方和西方来的人，都说：“现在海上贤才众多，周君巢先生是领头。”我斗胆向您再拜祝贺。

宗元因罪大被贬斥，处在僻远小州，过着囚徒一样的日子。行动时好像被绳索缚着，居处时好像锁着镣铐。步履蹒跚无处可去，身躯蜷曲不能伸展。形容枯槁，状若遭砍伐后再生的枝芽；神情颓丧，形同未琢磨的粗糙的玉石。一个人的外形果真到了这种程度，那么他的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我还是从来不肯讲述鬼怪神仙的事。如今您却盛赞那些隐居山野间采药求仙的方士，认为他们既长寿又有神通。您的这种看法与尧舜孔子的思想似乎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您又说：服方士们炼制的药能够长寿，准备分一些药给我，这实在是我不愿意接受的。我曾经认为君子的处世原则是，在没有当官时，应该是外表显得愚昧，但内心实在更聪明；外表似乎不善言辞，但内心却更加明敏善断；外表看起来好像柔弱，但内心却实际更加刚强。等到当官处事时，应该表里如一，这时就把内蕴的才智施展出来，要顺应时势采取行动，做到适宜妥当，使老百姓的生活得以安定，圣人的思想得到发扬。达到这样的境界而安然处于其中，即使寿命不长，他的思想事业已不朽了。如今那些隐居山野的方士，跟我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对世道的好坏，对待百姓的利害，对于世界观的正确与否，以及这个人长寿和那个人夭折，向来都无动于衷。他糊糊涂涂地奔走，浑浑噩噩地生活，却显出

似乎胸怀宽广非常满足的样子。他们挖草药煎药后，用来补养自己的筋骨，然而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加愚蠢，他们活着对别人没有一点好处，自己却专门以此为乐。像他们这样的人越是活上千百年，越应该叫做短命，又怎么称得上是高明的打算呢？

宗元起初对圣人之道理解得不深，就得到了世人认为的大利，哪知才一举动就招致重大挫折。因此长期遭到贬谪边远压抑不用，受到世人指责谩骂。凡是我有所举措的，都被认为是怪诞背理，从而很多人像狗一样对我狂吠。我自己都无法洗清，何况别人呢！然而我如果能坚守前代圣人的主张，根据大中之道办事，纵然一万次遭受摈弃贬谪，也决不改变原来的主张。现在我的思想状况大都还跟以前在京城西故居和你谈的一样，我生性愚昧，难以改变。我也希望您能坚持以往所持的观点，并进一步发挥推广它，不被方士所迷惑。在从政当官的道路上虽然没有能飞黄腾达，但仍然不忘老百姓的苦难。那么，圣人之道就十分有幸了，它必将通过您能够有所表现！不再详尽说了。宗元致敬。

## 柳宗元文集卷三十四

### 书

####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书云欲相师，仆道不笃，业甚浅近，环顾其中，未见可师者。虽常好言论，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师来蛮夷间，乃幸见取。仆自卜固无取，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为众人师且不敢，况敢为吾子师乎？

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屈子赋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仆往闻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则犬吠，余以为过言。前六七年，仆来南，二年冬，幸大雪，逾岭被南越中数州，数州之犬，皆苍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然后始信前所闻者。今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独见病，亦以病吾子。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

仆自谪过以来，益少志虑。居南中九年，增脚气病，渐不喜闹，岂可使呶呶者，早暮聒吾耳，骚吾心？则固僵仆烦愤，愈不可过矣。平居望外，遭齿舌不少，独欠为人师耳。



抑又闻之，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数百年来，人不复行。近有孙昌胤者，独发愤行之。既成礼，明日造朝至外庭，荐笏言于卿士曰：“某子冠毕。”应之者咸怵然。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预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何哉？独为所不为也。今之命师者大类此。

吾子行厚而辞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虽仆敢为师，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后，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择之，取某事去某事，则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仆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吾子前所欲见吾文，既悉以陈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观子气色诚好恶何如也。今书来，言者皆大过。吾子诚非佞誉诬谏之徒，直见爱甚故然耳。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

《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无取乎？吾子幸观焉择焉，有余以告焉。苟亟来以广是道，子不有得焉，则我得矣，又何以师云尔哉？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则幸矣！宗元白。

### 【译文】

二十一日，宗元陈述如下：承蒙来信说要拜我为师，我的道德修养不深，学业也很浅薄，从各方面衡量自己，看不到可以为师的地方。虽然我经常喜欢发议论，写文章，但很不自以为是。想不到您从京师长安来到这偏远的永州，就荣幸地被您认为我尚有可取之处。我自忖确实没有可取之处，即使尚有可取之处，也不敢当别人的老师。我当一般人的老师尚且不敢，难道还敢成为您的老师吗？

孟子说：“人的毛病就于喜欢当别人的老师。”从魏、晋以后，人们愈加不敬重老师。当今的时世，不听说还有什么老师。如果有个老师，大家就七嘴八舌讥笑他，把他说成是狂妄之人。只有韩愈奋勇敢为，不顾社会上的坏风气，敢冒别人的讥笑轻侮，招收后生学子为徒，还写了一篇《师说》，从而态度严正地当起老师来了。社会上果真群起责怪谩骂，他们挤眉弄眼拉扯示意，给韩愈身上增添诽谤的言辞。韩愈因此得到了狂人的名称，居住在京城长安，连饭都来不及煮熟，又匆匆忙忙东去，这样的情况不只一次。屈原的赋《九章·怀沙》中说：“县城里的狗成群结队，看到不常见的就狂吠不止。”我以往听说庸国蜀国之南，经常下雨，很少见到太阳，有朝太阳出来狗就对日狂吠，我以为这

是夸大其辞。前六七年，我来到南方的永州，第二年冬天恰逢下大雪，越过五岭，覆盖南越（今两广）的几个州，这几个州的狗都惊慌失措又叫又咬，到处狂奔，一连好几天，直到雪化尽了才停止。从此以后，我才相信以前听到的蜀犬吠日的传闻。现在韩愈既然已自己成为蜀地之日，您又想让我成为南越之雪，不是太令人为难了吗？这不仅是使我为难，也会因此让你难堪。然而雪与日难道有什么错误吗？只是狗狂吠不止啊！推测如今世上见怪不吠的能有几人，那么又有谁敢以不同凡响的行动招引群人的侧目而视，召来大家取闹，惹来别人恼怒？

我自从被罪遭贬谪以来，更加志短没有什么打算，在南方居住了九年，增添了脚气病，渐渐不喜欢热闹，哪里经受得了喧闹的声音，朝晚在耳边聒噪，骚扰我的思想？这样一来，那么本来困顿烦恼的日子就更加无法过下去了。平时在这里，经常发生意外，遭到别人非难的事不少，就欠好为人师一事了。

我又听说，古代很看重成人加冠仪式，表示将要用成年人的标准来要求他，这是圣人所特别认真思考的问题。近几百年来，人们不再举行成人仪式了。近来有个叫孙昌胤的人，独自发愤举行成人礼仪，仪式完毕后，下一天上朝去，到达等候朝见的地方时，把笏板插在衣服上，对在等候朝见的同僚们说：“我的儿子举行完加冠仪式了。”跟他交谈的人都茫然不知如何回答。京兆尹郑叔则生气地倒提着笏板退后一步站定了说：“这关我什么事啊？”在场的人都哄然大笑。世上的人没有人认为郑尹的行动不对，反而取笑孙昌胤，这是为什么？因为孙昌胤独自做了别人不做的事。如今

认为是老师的人跟这事非常相似。

您品行纯厚，文辞修养很深，所有的作品恢弘博大有古人作品的形态面貌，即使我敢于当你的老师，对你又能有什么得益呢？如果因为我比你年长几岁，闻道著书的时间比你早一些，真的想来往交谈学习写作的心得体会，那么我一定愿意把我心中知道的东西全部告诉你。您可以任意自行选择，决定取舍哪些就可以了。如果要我来判定是非来教导您，我的才能不够，而且又怕前边所说的难以为师的情况，所以我不敢为师的主意已下定。您以前说想看我的文章，也就全部陈列到您的面前，这不是用来在您面前夸耀自己，只是姑且想借此观察您的表情态度来鉴别我的文章的好坏。如今您来信，说得实在太过分了。我知道您确实不是花言巧语阿谀奉承一类人，只是过分看重我的文章。

起初我年轻幼稚，写文章认为讲究辞藻才算巧妙。及至长大以后，才明白文章是用来阐明圣人的学说，这本来就不该一味追求辞采丰富、声韵和谐；不能着意于华丽的辞藻、夸耀声韵的悠扬，把这认为是能事。凡是我所陈列在您面前的，都是我自认为接近圣人之道，然而并不真正明白这些究竟离圣人之道果真是近还是远。您熟悉圣人之道而又赞许我的文章，也许我的那些文章离圣人之道不远了。因此，我每次写文章，从不敢掉以轻心，担心太轻率不深刻；从不敢以懈怠的态度来进行写作，担心文章结构松散不严密；从不敢糊里糊涂写出来，担心内容不明条理不清；从不敢以矜持的态度写出来，担心文章盛气凌人，不平易。我写文章，不任意挥洒，想要文章表现得深刻；尽情发挥，想要文章显得明快；理顺语气，想要文章通畅；严格遣词造句，想要文章精

练有力；反复修改，剔除陈言旧语，想要使文章清新不落俗套；凝聚保存文章的气势，想要使文章凝重不浮，这就是我用来阐明圣人之道的写作态度。根据《尚书》设法做到文章质朴，根据《诗经》设法做到艺术感染力强，根据《礼记》设法做到分寸适宜，根据《春秋》设法做到观点明确，根据《易经》设法做到变化发展，这就是我学习圣人之道的源泉。参考《谷梁传》锻炼文气通畅；参考《孟子》、《荀子》使文章内容博大，条理通顺；参考《老子》、《庄子》开拓思路；参考《国语》扩大意趣；参考《离骚》达到含义幽深；参考《史记》，使文章的语言简洁，这就是我广泛推崇吸取并融会贯通从而作为写文章的准则。凡是像这样做的，果真是对还是不对？可取还是不可取？希望您看后作出抉择，抽空把您的选择告诉我。希望常来信推广这些写文章的方法和态度，这样，您虽然没有什么收获，我却很有收获，又还说什么拜我为师呢？我们取交流写文章之道的实质，去掉拜师的虚名，不要招来越犬吠雪、蜀犬吠日的事，因而被朝野所讥笑，那么实在万幸！宗元禀告。

## 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

崔生足下：辱书及文章，辞意良高，所向慕不凡近，诚有意乎圣人之言。然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遁密以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辞而书，其所望于仆，亦匪辞而书，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远乎？仆尝学圣人之道，身虽穷，志求之不已，庶几可以语于古。恨与吾子不同州部，闭口无所发明。观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圣人之说。今吾子求于道也外，而望于余也愈外，是其可惜欤！吾且不言，是负吾子数千里不弃朽废者之意，故复云尔也。

凡人好辞工书，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学道以来，日思砭针攻熨，卒不能去，缠结心腑牢甚，愿斯须忘之而不克，窃尝自毒。今吾子乃始钦钦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潜块积痼，中子之内藏，恬而不悟，可怜哉！其卒与我何异？均之二病，书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下，则子之病又益笃，甚矣，子癖于伎也。

吾尝见病心腹人，有思啖土炭、嗜酸咸者，不得则大戚。其亲爱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与之。观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虽未得亲爱吾子，然亦重来意之勤，有不忍矣。诚欲分吾土炭酸咸，吾不敢爱，但远言其证不可也，俟面乃悉陈吾状。未相见，且试求良医为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则及物之道，专而易通。若积结既定，医无所能已，幸期相见时，吾决分子其啖嗜者。不具。宗元白。

【译文】

崔生足下：承蒙您寄来书信和文章，我看了后觉得这些文章的文辞和意境都很高超，你的志向很不平凡，确实在有意学习圣人的言论。然而圣人的言论，是期望用来阐明道的，学习的人务必探索其中的道，不要一味追求它的辞藻。文辞之所以能够流传后世，必须通过书写。道要借助文辞才能阐明，文辞要借助书写才能流传，总之是归结于道罢了。道的作用，全在于有益于社会罢了；这样才能把握住道的内在实质。现在世人因重视文辞从而也就注重书法，以字的形态优美为工巧，以字的刚劲严谨为能事，这不就离开道的实质了吗？您所谈的道，不是文辞就是书法；希望我对您谈的，也不是文辞就是书法，这不是离开对社会有益的道更加远了吗？我曾经致力于学习圣人之道，身子的处境虽然困难，但求学的志向从未停止过，希望能够对古人的道有所了解。遗憾的是与您不在同一地区，无法在一起探讨阐明圣人之道。我看了您的文章，感到您原是个很聪明的人，能够通晓圣人的言论。现在您探索的却脱离了道实质只追求一些表面的东西，而希望我告诉你的更是一些细枝末节，这岂不是太可惜了吗！我如果还不说，那就辜负了您在几千里外不嫌弃我这无用之人的深情厚谊，所以还是谈了谈这些看法。

大凡人喜爱文辞、注重书法的，这就是不良的爱好。我不幸早就得了这两种病。自从学习圣人之道以来，天天都在想用种种方法来医治这病，最终却仍然不能根除，这病症缠结在肺腑里太牢固了，希望能把它忘掉一会儿也不可能，所以我曾经暗自悔恨。现在您却念念不忘想把我的病移到您的身上，不也太糊涂了吗？这本来已有积久不化的肿块在伤害

您的内脏，您却安安稳稳毫不醒悟，太可怜了啊！岂不是将来的结果与我相同了吗？衡量一下这两种病情，我认为注重写字更加低下，因而您的想法也就更为低下，那么您的病也就更加严重了。您偏爱技巧的程度，实在是太过分了啊！

我曾经见过患心腹病的人，有的很想吃土炭、嗜好酸咸一类东西，得不到就十分伤心。那些亲爱他的人不忍心让他太伤心，因此就找来给他。看来您的心情，我觉得也已经够伤心的了。我虽然还不能算跟您十分亲密，然而也十分看重您来意的殷勤，实在有些不忍心。您如果真的想分一些我的土炭酸咸，我不敢吝惜，只是我们离得太远不能把病症说清楚，等见面时再详细陈述我的症状。在我们未能相见之前，您暂且找个好医生开个药方来治好您的病。如果能治好，那就太好了，那么你对有益于社会之道，就能专心致志而且容易通晓。倘若病根缠结已经牢固，医生已经无法治愈，希望在相见的时候，我决心把您所喜欢吃的东西分给你一些。我的话不多谈了。宗元陈述。



## 柳宗元文集卷四十四

### 非《国语》上

#### 不摇藉

宣王不藉千亩。虢文公谏曰：“……将何以求福用人？”王不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非曰：古之必藉千亩者，礼之饰也。其道若曰：吾犹耕云尔。又曰：吾以奉天地宗庙。则存其礼诚善矣。然而存其礼之为劝乎农也，则未若时使而不夺其力，节用而不殫其财，通其有无，和其乡闾，则食固人之大急，不劝而劝矣。启蛰也得其耕，时雨也得其种，苗之猥大也得其耘，实之坚好也得其获，京庾得其贮，老幼得其养，取之也均以薄，藏之也优以固，则三推之道存乎亡乎，皆可以为国矣。彼之不图，而曰我特以是劝，则固不可。今为书者曰：“将何以求福用人？”夫福之求，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人之用，不若行吾言之和乐以死也。败于戎，而引是以合焉，夫何怪而不属也？又曰“战于千亩”者，吾益羞之。

#### 【译文】

周宣王不在他直属领地千亩“公田”上举行藉田仪式。虢文公进谏说：“不藉田以后凭什么求神降福和役使民众呢？”宣王不听从。三十九年，在千亩地方打了一仗，周室的军队被姜姓部落打得大败。

批驳说：古代帝王一定要在千亩“公田”上举行藉田仪式，这不过是作为礼的一种装饰而已。那意思好像说：

“我还亲自耕田呢！”又好像说：“我是用亲手耕种的产品供奉天地祖宗的。”那么保存这种礼仪似乎确实不错。但是与其用保存这种礼仪来鼓励农业生产，那还不如使农民能适时耕种而不去侵占劳力，节约开支而不竭尽民财，帮助人们互通有无，使乡间和睦相处，那么，种田吃饭本来是人们最迫切的要求，就是不用这种礼仪去鼓励，他们自己也会努力去耕种的。如果在惊蛰以后及时耕田，春雨一下就及时播种，禾苗茂盛壮大的时候能够及时除草，庄稼饱满成熟后也能及时收获，大囤小仓里装满了粮食，老老少少都有吃有穿，租税摊派均平而且不重，财物收藏保管妥善牢靠，那么藉田这种仪式，有也好，没有也好，都可以把国家治理好。如果不考虑上面所说的那些，却说什么我就凭这种仪式去鼓励农业生产，那么肯定是没有用的。如今写《国语》的人说：“不举行藉田仪式，以后凭什么求神降福和役使民众呢？”其实要想求福，不如按照我说的去做，会得到很大福气的；要役使百姓，不如按照我说的去做，可以使人民乐于为你拼命效劳。至于周宣王被姜戎打败，却拿不藉田来附会，那么还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不能牵强附会到一起呢？又说什么因为不在千亩举行藉田仪式，所以就在千亩地方打了败仗，对这种生扯硬拉的荒唐说法，我更替他感到害臊。

## 三川震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源必塞。源塞，国必亡。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幽王乃灭，周乃东迁。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彼固有所逼引，而认之者不塞则惑。夫釜鬲而爨者，必涌溢蒸郁以糜百物；畦汲而灌者，必冲荡溃激以败土石。是特老圃者之为也，犹足动乎物，又况天地之无倪，阴阳之无穷，以颢洞鞅鞅乎其中，或会或离，或吸或吹，如轮如机，其孰能知之？且曰：“源塞，国必亡。”“人乏财用，不亡何待？”则又吾所不识也。且所谓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则吾既陈于前矣；人也，则乏财用而取亡者，不有他术乎？而曰是川之为尤！又曰“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愈甚乎哉！吾无取乎尔也。

### 【译文】

周幽王二年，西周地方的泾水、渭水和洛水流域都发生了地震。周朝将要灭亡了！天地之间的阴阳父说：“周朝的大夫伯阳二气，不能离开它原来的位置；如果错乱了位置，那是因为下面的百姓干扰了它。阳气受到阴气的压抑而不能舒展越出，阴气受到阳气的阻碍不能蒸腾上升，于是发生了地震。现在三川一带发生了地震，这是因为阳气失去了自己

的位置而把阴气抑止了。阳气离开了自己的位置而处在阴气的位置上，水源一定会被堵塞。水源堵塞了，国家就一定灭亡，不会超过十年，因为十是数的一个极限。天要抛弃一个国家，不会超过这个极限。”在这一年，三川的水干枯，岐山崩塌。十一年，幽王被西戎所杀，周朝把都城从镐京东迁到洛阳。

批驳说：山、河，只是天地间的自然物。阴和阳是游动在天地的元气。阴阳两气自己运动自己停止，自行聚合自行流散，这哪里是跟我们相互感应的呢？山川自行激荡自行干枯，自己崩塌自己断裂，这哪里是为我们设置的呢？自然界的物体本来就有互相吸引和互相排斥的现象，那些妄加解释的人，不是耳目闭塞，就是思想糊涂。用锅烹煮食物，一定会汤水沸腾蒸汽弥漫，把食物煮烂。从井里打水浇灌园地，水一定会冲击喷射，冲坏土石。这只是老农民干的事，尚且足以改变物体的形态，更何况天地没有边际，阴阳二气没有穷尽，弥漫无际纵横交错在天地之间，有时聚会有时离散，有时互相吸引有时互相排斥，像车轮像机械那样不停地运转，谁知道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伯阳父曾说：“水源堵塞了，国家一定灭亡。”“人们缺乏财物，不灭亡还有什么指望？”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况且他所说的现象，究竟是天意造成的呢，还是人为的原因造成的？如果说天意造成的，那么缺乏财物而招致灭亡，不是还有三川震以外的其他原因吗？他却偏说全是三川的变异的罪过！他又说：“天要抛弃一个国家，不超过十年。”这就更加荒唐了，我不赞成这种说法。

## 大摇钱

景王将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可先而不备，谓之怠；可后而先之，谓之召灾。”

非曰：古今之言泉币者多矣。是不可一贯，以其时之升降轻重也。币轻则物价腾踊，物价腾踊则农无所售，皆害也。就而言之，孰为利？曰：币重则利。曰：奈害农何？曰：赋不以钱，而制其布帛之数，则农不害；以钱，则多出布帛而贾，则害矣。今夫病大钱者，吾不知周之时何如哉？其曰“召灾”，则未之闻也。左氏又于《内传》曰：“王其心疾死乎？”其为书皆类此矣。

### 【译文】

周景王将要铸造一种大钱。单穆公说：“不行。可以提前办的事却拖着不办，这叫做懈怠；应该在以后办的事却提前办了，这是在招灾。”

批驳说：“从古至今论说钱币的意见多得很。对钱币不能一概而论、一成不变，要根据当时的时势而定，或轻或重。币值低，物价就飞涨；（币值高），农民没有那么多东西拿出来卖，这两者都是有害的。就这两种情况而论，究竟哪一种为好呢？我说：币值高的好。有人会说：币值高损害农民的利益怎么办？我说：纳税不用交钱，规定应交布币的数目，那么农民就不受损害了。如果用钱币交税，那么农民就要拿出更多的布帛来换钱，就受到损害了。现在有人认为铸大钱有害，我不知道周朝当时的情况怎样，至于说：“铸大钱要招灾”，我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左丘明又在《左传》里说：“周景王恐怕要死于心脏病吧？”他编写的书大致都类似这样。

## 无摇射

王将铸无射，单穆公曰：“不可。”

非曰：钟之大不和于律，乐之所无用，则王妄作矣。单子词曰：“口内味，耳内声，声味生气。气在口为言，在目为明。言以信名，明以时动。名以成政，动以殖生。政成生殖，乐之至也。若视听不和，而有震眩，则味入不精。不精则气佚，气佚则不和。于是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转易之名，有过愚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纷。”而伶州鸠又曰：“乐以殖财。”又曰：“离人怒神。”呜呼！是何取于钟之备也？吾以是怪而不信。或曰：移风易俗则何如？曰：圣人既理定，知风俗和恒而由吾教，于是乎作乐以象之。后之学者述焉，则移风易俗之象可见，非乐能移风易俗也。曰：乐之不能化人也，则圣人何作焉？曰：乐之来，由人情出者也，其始非圣人作也。圣人以为人情之所不能免，因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圣人饰乎乐也。所以明乎物无非道，而政之不可忘耳。孟子曰：“今之乐犹古之乐也。”“与人同乐，则王矣。”吾独以孟子为知乐。

### 【译文】

周景王预备铸造一种合于律的大钟，单穆公说：“不行。”

批驳说：如果铸造的钟大得不能合于乐律，在演奏中没有实际用处，那么景王是在胡乱制造。单穆公提出的反对理由说：“口接纳味道，耳感受声音，声音和味道产生精气。精气在口中表现为言语，在眼里表现为观察事物的能力。言语是用来正确地发号施令的，观察能力是引导人适时进行活

动的。号令是为了把政治搞好，活动是为了增加财富。政治清明，财富丰厚，这是音乐的最大效果。如果视察与听觉不和谐，感到耳鸣眼花，那么就辨不出精美的味道。味道不精美就会使人的精气涣散，精气涣散就会使人感到全身不舒畅。于是就会产生狂乱背理的言论，糊涂混乱的看法，错乱多变的政令，错误邪乱的法度。发出的命令不能实行，刑法政治松弛混乱。”乐官州鸠还说：“音乐可以用来增加财富。”又说：“（音乐不和谐）就会使人心离散，鬼神发怒。”唉，对于作为一种乐器的钟，怎么能要求具备这么多的功效呢？因此我认为这是一种奇谈怪论，不可相信。有人说：“（《乐记》上说音乐）可以移风易俗，你对此有什么看法？”我说：“圣人已经治理好了国家，知道风俗的和淳，社会的安定，都是由自己的教化的造成的，于是就创作乐曲来表现这种教化的成果。后代的学者记述下来，就可以从中看到社会上移风易俗的情况，并不是音乐本身有移风易俗的功能。”有人又说：“既然音乐不能感化人，那么圣人为什么要创作它呢？”我说：“音乐起源于人们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开始并不是圣人创作的。圣人看到人们不可避免地抒发感情，以此形象地表现政令的完美，把它寄托在音乐之中，这是圣人用音乐来美化政治。圣人这样做的原因，只是为了说明任何事物无不寄托一定的政治内容，并且表明政治不能忽视罢了。孟子说：“当今的音乐和古时的音乐一个样子。”“只要做到与民同乐，就可以管理天下了。”我倒认为孟子才是真正懂得音乐的人。

## 问摇战

长勺之役，曹刿问所以战于严公。……公曰：“小大之狱，必以情断之。”刿曰：“可以一战。”

非曰：刿之问洎严公之对，皆庶乎知战之本矣。而曰夫“神求优裕于飨”，“不优，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斗二国之存亡，以决民命，不务乎实，而神道焉是问，则事几殆矣。既问公之言狱也，则率然曰：“可以一战”，亦问略之尤也。苟公之德可怀诸侯，而不事乎战则已耳；既至于战矣，徒以断狱为战之具，则吾未之信也。刿之辞宜曰：君之臣谋而可制敌者谁也？将而死国难者几何人？士卒之熟练者众寡？器械之坚利者何若？趋地形得上游以延敌者何所？然后可以言战。若独用公之言而恃以战，则其不误国之社稷无几矣，申包胥之言战得之，语在《吴篇》中。

### 【译文】

长勺战役的前夕，曹刿问鲁庄公凭什么条件来打这一仗。鲁庄公说：“大大小小的诉讼案件，一定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判决。”曹刿听了说：“凭这一条可以打一仗。”

批驳说：从曹刿的问语和鲁公的回答来看，他们都还差不多懂得什么是打仗凭借的根本条件。然而说什么“神要求享受丰盛的祭品”，“不丰盛，神就不会保佑”，这是非常错误的。正当两国进行生死存亡战斗的时候，决定人民命运的关键时刻，不注重切合实际的现实问题，而大谈所谓神道，那事情就危险了。在问到庄公谈及处理案件时，就轻率地回答说：“凭借这条件可以打这一仗。”这也是问得实在太粗略了。如果鲁庄公的德行可以使诸侯归服，而不用去进



行打仗也就罢了。既然到了要进行战争的地步，只以处理好诉讼案件作为作战的条件，那是我不能相信的。曹刿的问话应该这样说：您的臣子能够出谋策划制胜敌人的有谁？将领中能勇于为国牺牲的有多少人？士兵中技术熟练的有多少人？武器装备的精良程度怎么样？可以抢占迎击敌人的有利地形在哪里？然后才可以谈论战争。如果单凭鲁庄公说的那一条来作战，那么几乎没有不危及国家的。申包胥关于战争的言论是有道理的，他的这番话记载在《国语·吴语》中。

## 骨节专车摇□矢

吴伐越，隳会稽，获骨节专车。吴子使好来聘，且问之仲尼。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臣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

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罫，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

非曰：左氏，鲁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闻圣人之嘉言，为《鲁语》也，盍亦征其大者，书以为世法？今乃取辨大骨、石罫以为异，其知圣人也亦外矣。言固圣人之耻也。孔子曰：“丘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 【译文】

吴国打败了越国以后，摧毁了越国的京都会稽城，得到了一节很大的骨头，装满了一车。吴王派使者来鲁国进行友好访问，把这件事提出来问孔丘。孔丘说：“我听说从前大禹在会稽山召见诸侯，防风氏迟来了，禹杀了他，陈尸示众，他的节骨头可以装满一车，这是最大的骨节啊！”

孔丘在陈国时，有一只隼落在陈侯的庭院里死了，有一支木做的箭贯穿在它身上，箭头是磨尖的石头做的，足有一尺八寸长。陈惠公派人带着这只隼跑到孔丘的寓所去提问，孔丘说：“这只隼来得很远啊，那是北方肃慎氏的箭！”

批驳说：左丘明是鲁国人，有人说他师事过孔丘，按理说，他应该听到过圣人的精辟言论，但他在编写《鲁语》时，为什么不引用圣人的那些高见让世人效法？如今却拿辨识大骨节、石箭头这样一些事来说明孔丘与众不同，可见左

丘明对圣人的了解也太肤浅了。左丘明所记载的言行，就是连圣人自己也认为是一种耻辱。孔丘说过：“我年轻时很贫贱，所以知道不少鄙俗的事。”

## 卜

献公卜伐骊戎，史苏占之曰：“胜而不吉。”

非曰：卜者，世之余伎也，道之所无用也。圣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圣人之用也，盖以驱陋民也，非恒用而征信矣。尔后之昏邪者神之，恒用而征信焉，反以阻大事。要之，卜史之害于道也多，而益于道也少，虽勿用之可也。左氏惑于巫而尤神怪之，乃始迁就附益以成其说，虽勿信之可也。

### 【译文】

晋献公要史官名苏的占卜攻打骊戎的吉凶，史官苏占卜后说：“能打胜仗，但不吉利。”

批驳说：“占卜，本是世上的一种微不足道的末枝，对于治国、立身的大道是毫无用处的。圣人曾用过它，我不敢认为它不对。但是圣人所以用它，只不过是为了驱使无知的百姓顺从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经常用它，也没有真正根据占卜来决定他们的行动。后来那些昏庸邪恶的统治者把占卜神化了，经常使用它，对它深信不疑并用作决定行动的依据，反而因此误了大事，总之，史官占卜对大道为害不浅，好处实在太少，即使不用它也完全可以。左丘明沉迷于巫术占卜，把它吹得神乎其神，开始牵强附会，添枝加叶，然后用来证实这种迷信胡言乱语，不要去相信它才是。”

## 柳宗元文集卷四十五

### 非《国语》下

#### 命摇官

胥、籍、狐、箕、栾、郤、柏、先、羊舌、董、韩，实掌近官。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异姓之能，掌其远官。

非曰：官之命，宜以材耶？抑以姓乎？文公将行霸，而不知变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举族以命乎远近，则陋矣。若将军大夫必出旧族，或无可焉，犹用之耶？必不出乎异族，或有可焉，犹弃之耶？则晋国之政可见矣。

#### 【译文】

（晋文公任用）胥、籍、狐、箕、栾、郤、柏、先、羊舌、董、韩等大贵族出身的人担任在国君身边参与国家机密的高官，姬姓中有才能的人担任管理宫廷内部事务的官，异姓中有才干的人担任边远地方的官。

批驳说：“任命官员，究竟是应该根据才能呢？还是根据姓氏？晋文公想要建立霸业，却不知道改变坏传统从而提拔天下有才能的人，反而按照族姓的亲疏来任命官员职务的高低、地域的远近，那么也就显得太浅薄了。如果将军、大夫必须从世袭的旧贵族中选拔，要是没有能胜任的，还要任用他们吗？将军、大夫一定不从异姓中选拔，要是其中有完全可以胜任的，难道仍然弃置不用吗？那么，晋国的政治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 戮摇仆

晋悼公四年，会诸侯于鸡丘。魏绛为中军司马。公子扬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斩其仆。

非曰：仆，禀命者也。乱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贵，不能讨，而禀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后世多为是以害无罪，问之，则曰魏绛故事，不亦甚乎！然则绛宜奈何？止公子以请君之命。

### 【译文】

在晋悼公四年，召集诸侯在鸡丘地方会盟。魏绛任中军的司法官。悼公弟公子杨干在梁曲扰乱了部队的行列，魏绛杀了他的随从。

批驳说：侍从是执行命令行事的。扰乱队列的罪过在公子，公子地位高贵，不能惩罚，却把执行命令的侍从杀了，这不能算是善于用刑。假使后代的人都因此去杀害无辜，问他为什么这样干，回答说魏绛已经开了先例，这个影响不是太坏了吗？那么魏绛在当时应该怎么办才对？应该先把公子拘留起来，然后再请示国君下令处理。

## 叔鱼生

叔鱼生，其母视之曰：“……必以贿死。”杨食我生，叔向之母闻其号也，曰：“终灭羊舌氏之宗。”

非曰：君子之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犹不足以言其祸福，以其有幸有不幸也。今取赤子之形声，以命其死亡，则何耶？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则知之未必贤也。是不足书以示后世。

### 【译文】

叔鱼一生下来，他母亲审视他一番说道：“这小子将来一定会死于贪污受贿。”杨食我刚生下来，叔问的母亲听到他的哭声说：“这小子终究要毁灭羊舌氏一族。”

批驳说：有见识的人判断一个人，只是听他的言论看他的行动，还是不能完全断定他一生中的祸福，因为他们的遭遇有好有坏。现在只凭婴儿的相貌和发声来判断他的生死祸福，这是根据什么定的？这大概是根据一些弄神弄鬼荒诞无稽的事情来猜测的吧？如果是这样，那么碰巧猜测中了，也未必高明。这样的事实在不值得写出来传给后代。